



09956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五鹿子傳

五鹿子名仲山字仁卿居自號五鹿不知其所以而康太學時萬嘗乞余詩戲之五鹿嶽嶽云自是頗有知者五鹿子之先陳虎林人也而徙家華亭其王父某與中表張翁友善張翁亡子欲得王父子子之而王父指其季曰以乞汝季遂冒張氏稍長能自樹立

弇州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一

起家娶婦有丈夫子四而五鹿子復其季也少惇敏通經術補博士弟子而諸舅奉化令徐獻忠者以才高傾一時鮮所許可顧獨善五鹿子每入謁必緩帶接膝爲竟日談時語人是子何必減殷家韓康伯也父季念以諸子長其人羯羠而屋舍隘不能容始議析箸而材五鹿子小欲有所私而五鹿子讓弗取取最下瘠者顧獨與其父母偕五鹿子之治經術精試頗衰然得既廩於官以其業教授諸生諸生日益進所奉脩帛足以資共養父白屋中不至絕甘毳也而五鹿子益夔夔孝謹一兄仲友一弟仲甫貧不能具

饘粥各有子不能室五鹿子爲之食其父而室其子
一兄仲孝瘦歲賦被繫爲之悉橐以償而出之女弟
適郡文學胡生五鹿子重其行憫其貧爲撫諸甥若
子婦父朱貞悔蚤世五鹿子旣已治葬而曰吾不忍
其廢與孤也別僦舍迎而衣食焉及孤之長而授偶
子之婦父趙完素亦蚤世其廢與孤如貞悔也五鹿
子顧其子曰非而所能辦吾且資若諸所以待之亦
如貞悔五鹿子之父母居恒謂吾唯一子蓋終其身
不復就宅子養歿而調棺歛卜窆窆亦唯一五鹿子
也五鹿子性又好施予人或相謂夫已氏者以寔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二

生而終始奉父母推及兄弟子姓外家無弗共者豈
其有所受丹術耶而司其索則弟子後先所奉脩帛
如洗夫於是督學御史褚君郭君李君巡按御史邵
君田君每行部輒以行誼旌五鹿子青浦令屠長卿
羅至表其廬以比於鄭康成五鹿子恂恂如弗
克勝也諸美五鹿子者贈之詩歌累百餘篇有稱經
明行脩者盛世醇儒者

弁州外史曰五鹿子以授經聞東南而其弟子如進
士田燭鄉進士宋資太學康時萬諸生張邦瑩僅數
背然亦不盡顯顧其被服儒素雍容樽節有西河之

風識者推本所自而得五鹿子雖然余竟不能定五鹿子爲何如人也

長梧封人傳

長梧封人者顧其姓汝王其名栗如其字吳其里其稱長梧封人者何顧君以子貴凡再受封封皆五品故自稱封人曰長梧則引莊生據梧語以自况也顧之先爲越支庶自句踐起而其後在孫吳以至六季皆最爲甲族自王謝錄北來顧始稍乙明之初以豪徙京師有支子贅於張得不徙然遂從張幾失姓久之始復已而其孫顯復贅於吳亦幾失姓子鉞篤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三

行君子人也入賞當得官不肯仕以終有丈夫子二君其仲也嗟乎顧之得爲顧難矣君以甲申五月十三日生而其父難之曰五月兒不祥法不舉舉且妨父大父呵之曰孟嘗君不云乎即以長齊戶妨父者高其戶使不得齊何害遂舉君而俗故稱竹不易徙至五月十三日而醉徙之茂君異日歎曰竹醉而徙乃茂者全其天也吾之生以天全哉遂自號曰竹醉生老更稱竹醉翁云君質穎甚讀書一目三行下爲文有奇氣且肆博士矣而父坐鼓鑄株累當戍獄甚急君上書讞者辭甚哀懇得不戍死然業少挫君益

發憤讀書二十七補諸生試於學使者得第一人遂
廩於庠君既少罹家難已而爲盜憎索如洗併去人
所典衣物稱貸而償之曰盜非憎諸彼也家貧徙箸
入城顧必得今博士王敬臣巷而隣之曰吾以觀德
也博士亦能知君君以母常太夫人漸老而有子其
志工制科業卽委之書曰吾有餘力籍供養母不能
從少年伊吾當是時君所與社中習制科業者今袁
宗伯抑之發解南省擢進士友嘗申少師士章雖蚤
逝然有子汝默狀元及第君旣以奇其志嘗撫而笑
曰吾不敢望抑之若能汝默乎哉未幾而其志膺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四

貢常太夫人喜君曰未也其志遂連第進士由長興
司理進同知南昌府考最於是君亦且貢矣舍而就
封或謂顧君嶽嶽佻得宦奈何舍而從兒子章服君
笑曰吾不以一日佚易升斗也君故好爲詩以不獲
意於名場則益工詩諸所經變態憔悴愉適之境與
游覽酬酢繾綣乖睽之際一於詩乎發之居謂愁欲
以當飲饑欲以當食倦欲以當偃息天下之快多矣
度非詩不足當也其深思之極見若爲雕劂者然要
歸之自然卽率爾而爲之若不經意然求其不合於
古者鮮也所善皇甫子循司勳劉子威侍御張幼于

周懋脩二太學偁和無間其志入爲工部郎君聞一
之京邸視之少師爲開東閣行酒脩甥禮甚備歸而
以詩贈君且悵然曰竟不能停阿游駕耶君念欲徙
居行求得故朱中丞先生純祠傍舍曰吾去孝子而
得忠臣故快舍傍隙地結廬讀書其中雜蒔卉藥第
使獨多竹謂孺子毋忘醉時吾得長如竹足矣君甚
好行德而自以寡故傷其德之不能偏一日歎曰使
吾獨行德孰若曉天下使人人自行德哉於是採古
經傳格言及子史稗官之紀凡善福而淫禍者會而
梓之爲樹德錄二卷其言天人徵應之理核矣曰無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七

五

爲而爲善者固鮮也誘而善去誘而惡奚啻千里今
年丁亥君年六十四治壙於虎丘之東塘游而樂之
爲詩見志且語其志曰吾甚嚴瑯琊王先生幸及吾
之見之爲我乞一言

弇州生曰吾吳最爲天下雄郡金閭之中崇覺腴圃
相望封人舍而之乎碗确之區求所謂賢者祠宇而
隣之此其意寧與伯鸞之依臯氏異哉世所共榮不
必有之世所共諱不必無之以詩自適優游天年抑
亦達矣乃所謂樹德錄者指近而警深守約而施博
其哉封人之工爲仁術也

大理卿宋公傳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徙吉水爲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爲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邦鉉嘗輸粟助邊拜綵幣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散官魁昂父聞義以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爲諸生也數試於有司輒冠然省試而屈亦如之旣薦卽第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卽擢河南道御史移疾歸復爲御史御史之未幾卽超爲大理右寺丞已落職補知夷陵州未上卽拜霸州兵備僉事亡何超爲大名兵備副使移監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

夔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六

四川按察僉事卽復爲其按察之副使移視福建學政以婦卒自免歸道遷其省叅政卽入爲太僕少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督軍務糧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大理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需次里中而公卒矣公之成進士自丁未以至戊寅踰三十載一居憂一移疾一自免再坐謫再需次而其起家與遷移之峻且速大畧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爲非公無可與任者而及其旣出則躡而肘之必不使其有以自遂其在下位苟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

爲非公不足當而旣遷之後復喻喻警誓互見指目以躡致累公蓋公之才識果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人之視聽而時亦一中其忌至於道骨勁挺高論橫溢必不肯舍已而徇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爲公屈伸最後知公者方柄國舉東南腹心之地以委公公亦竭其力以大有顯見天下方延頸奠公之大用而卒不勝其忌者公亦老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耶始公令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擿奸弊如神胥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長運徃徃破家公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七

所出田畝計本受田爲差次即責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虜大入寇餉不給大司農計專官併責吳舊賦人洵洵且竄公白郡榜慰之而條處其緩急竄者復矣乃與比邑合而置義塚於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幾變言公偃故吳人公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爲名公卿如今魏郡太原二相國其表表者公旣精於法比時時麗情兩造數百人不踰時解去而宅所經畫樽節皆出人意表故旣徵而人爲尸事之爲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兵居肘腋間挾虜自重無人臣禮時鸞恃

寵驕甚聞者爲縮舌。上雖內私鸞而無以易公寢。不下未幾鸞暴死事露僚屍及妻子公意益發舒陳時務十二策爲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離持法亡所拘許離賦簡少事公創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與諸生講習多興起者移疾歸省毋病痊復爲御史司大計時公之鄉人幸相有所暱子橫而貪公欲亂之。不果因論邊事遂及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淫侈撫臣阮之婪荒請攝治之二臣暱子之心齎也。以是不悅公而會公督視。三殿大朝門又中貴人議工直日一

錄公不可又欲悉易殿陛石公又不可第易其燬

弁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七

八

弗堪者而暱子私賈人五千金屬工部歐陽尚書者辟與工事公又持不可於是衆怨叢矣公之遷大理丞暱子自以爲公功公無所報謝而逡巡引避以請急歸適風霾變幸相欲有所廢樹及大計吏而尚武遷吏部與暱子比而謀譴公公之兵備霸州也前是有西寧侯者道其地盜夜迫之倉皇溺死盡剽其資財詔捕之格甚峻公鉤得其渠黨悉置於理霸人懼公威神竟公任無竊發者涿爲畿南輔公請城之最爲堅完又疏諮洪武以來養馬遁稅民大悅其自大名移閩監軍名爲材公而實遠之且困以兵事後太

宰於公按鹺時有所不悅故也公至閩與大帥戚繼光合筴破倭鹵斬無筭入與棘事所撰程式義冠一時籍籍稱公有文武材而計吏之適復下矣太宰脩前指必欲斥公以快而考功郎一儒力持之曰宋某材且法不至斥必斥宋某請先斥郎乃止議適而公方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灌園讀書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公者前後十八疏於是公補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為副使視福建學政一以高皇帝卧碑訓諸生而時刻東越理性諸書翼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叅其省政佐太僕大理皆不久遷無可

見者其撫南直隸九郡則自江陵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故令吳深曉民間疾苦與吏弊風俗至則一切務為寬大而於雲間金壇溧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單赤者亡所縱貸諸郡邑中水上書請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是時海警稍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杲計益脩餘皇鍊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果狎至公遣舟師三覆之於外洋俘斬虜口奪仗器甚衆公於清濁靡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忠節會有詔雪靖難死事諸臣公謂金陵其死事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公之

鄉人宋揚邦又以不屈女直死江寧其祠與墓在焉而墓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爲置封樹因故祠趾宮而歲饗薦焉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祭酒姜公寶皆望居非相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之意與左使瓊以繩公公不顧人以是知公雖以材見器相國要之不苟爲附離者坐與御史論鹽盜事相異同公廷辨不少屈雖入爲廷尉猶用前隙指訾公公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闖入交戟肆侮公置弗較也而郎猶時時毀公偶有中者遂繼及之相國絀其說然猶小停公任以解公遂決意不復出以至卒海內咸惜之得年

弇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

六十有五耳公生而磊落感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而歎贈公恠之對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有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大嗟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贈公謂公當以名義見熒且必能爲縣官致死力公工於舉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詩善其言矣偶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音而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兩文莊公皆重公

以爲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羅文恭公洪先其
詣益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廟而拘儒或難
之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問一篇反覆數
千言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於物
牴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德卽道心之靈
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訓故之士
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牴之外也文
成公指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孟子
之所謂孩提之知愛知敬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
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遡堯舜精一之傳者無
矣

弇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一

如文成公公之或問出見者無不爽然後十餘年卒
以王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爲人氣豪不
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五子公最晚舉能
得其心歿而公哭之毀悉其婦橐裝以營喪葬毋太
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觴爲樂比畢會入而視省者
四五公時已踰艾猶蒸蒸然孺子慕也所受產室悉
以讓諸兄兼爲行履得好田圃輒買益之推而至於
三族之親以逮疎者又推而至於交知及閭左亡不
沾公之德以爲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寄公亦自忘
其德于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詩曰陽山稿

晚撫吳又喜句曲之華陽盡裒其詩文自之曰華陽館集始難子子仲兄之次子瑜已而自有子曰珣曰玘曰珽有女婚嫁皆名族詳胡觀蔡直行狀中

弁州生曰胡觀察曾中丞之稱公古文辭也謂世之師述遷史漢者刻意剜心雕鏤模擬其極至於盜哭爲悲借笑爲歡公每歎以爲中古影子一切掃去之咏歌必性情論議自道法因其固然本其誠然嗟乎文不在茲乎哉乃胡公又謂不佞齊名公夫不佞惡能齊名公記在燕中與公還往然不數論文叩其學亦不甚肅返獨酒間爲歌孟氏牛山之木章擊節咏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七

十一

歎低昂宥佚不假長字而余心豁然若有會又若有創警者夫公之益我深也若公所遘際在通塞之間蹟則必起起則必蹟以爲人乎人所不宜有天乎天所不可解雖然公所自立於天人之外者微矣

徐節婦湯氏傳

國家於嫠婦未三十而守志者及其踰五十也而旌表其門閭所以風勵女德至隆重也然往往多蹈常而食腴無甚危甚艱之事以拂撓之僅守其一節以終其身而已君子猶謂之賢要未有嬰百罹出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若徐節婦者也徐節婦者湯女也湯

在宋以睦見旌為義門凡二十傳而為津津無子僅
有一女曰節婦生五歲而津死毋吳抱季之最少子
而子之節婦待之甚雍容無間父所遺橐悉推以與
之不吝也十七歸徐君

前四歲而失母七歲而

失父父故豪負氣誼與里中讐家相閤夜見搆以不
良死節婦之事徐君固柔嫗相愛然不欲以狎進間
與道兩家變難荼苦未嘗不嗟咨涕洟也乃徐君及
其父死時狀則齒斷斷髮上指冠矣而會徐君讀書
屬文露其頰已又露其憾於讐者則益懼且妬之節
婦年十九生子明德僅彌月而徐君中寒疾頗徧讐
奔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三

者賂醫故左其藥遂得死節婦痛極絕而復蘇者數
矣已屏湯粥弗進時徐氏獨世大父子先夫婦在婦
沈孺人指明德而撫之曰若夫所為血胤者此呱呱
耳若從而夫死誰與乳此兒且也何以見若夫地下
節婦乃勉強食而斷髮毀容不櫛沐鏹戶垂幌親族
罕識其面當是時沈孺人倦家政而才節婦悉以委
之節婦為謹橐鑰治醢醴御臧獲秩秩有度子先有
三女晚始舉一子後明德節婦之字之猶明德也三
女之視節婦非嫂也而姊矣而亡何沈孺人卒節婦
乃獨處自治炊廢丘之鹵百鄙人或謂所受王父遺

不均以動節婦者節婦指明德而謝曰是兒苟有立
寧遺產足埒哉於是夜誨明德受書篝燈熒然機杼
聲與佔俾先後矣明德小懈即跪之庭責數甚苦曰
佚汝而成汝懈是吾負而先人也涕泣數行下明德
益自感奮補博士弟子有聲然婁試輒不利最後以
倭難匿身幕府上績簿天官授實源局為大使迎節
婦京邸具冠服伏謁節婦愀然曰吾不望汝僅僅至
此雖然亦足酬而父矣吾聞之孝弟忠信禮義廉耻
此八者古人之所恒言而今人之所希備者也勉之
毋以祿薄而怠事毋以官冗而挫節明德頓首拜受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四

教以故居官有廉能聲當 穆廟時 國家有乾清

永陵諸工役明德皆與勞霑賜金幣者凡二十餘次

以壽節婦節婦未嘗色喜曰小臣辱 上恩何以報

塞蓋節婦業四十六而有司以狀聞御史年不應格

唯歲給粟帛而已又十年而明德具疏上 請下御

史驗實大宗伯奏如例 敕旌其門於是粟帛有恒

給而會明德滿考馳贈徐母如其官而節婦之旌典

適下焚香望 闕謝 上恩已睨明德汎瀾久之曰

若所以為父母足矣吾不枉撫若明德用節婦教數

却商人餉罷之日其橐蕭然跪謝不能供養節婦笑

曰吾已長齋事佛何所煩汝篤且清白更養故甘也
乃率明德婦課督女紅而身從三孫授經夜就燈一
室曰老者與少者孰勤也及兩孫經明補博士弟子
已復舉曾孫乃懸徐君像指以告明德曰吾不自己
全又全汝今實見汝三子一孫吾且下報而父矣明
德貧然好客客多長者節婦至脫簪珥為酒費毋使
壘耻明德又間購古文奇籍名畫以空其橐婦亦弗
問也用是得賢雅聲而節婦年七十五矣忽中寒疾
且殆明德露禱於天中夜忽聞空中有聲若擲石跡
之得異香驚喜甚液湯而飲之病蘇食飲如恒時居

弇州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五

半月忽語明德曰明日午時良乎吾欲見汝弟弘德
弘德者即節婦所依沈孺人時少叔氏之子也叔氏
卒節婦居恒鞠之如叔氏而加誨訓成立為諸生日
午弘德來悲喜駢集慰語者許時俄一笑而逝既殮
顏如生踰年明德葬節婦而來謁余曰先生惇史也
其為吾母傳以示後世

弇州生曰是所謂嬰百懼出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者
也夫死事易成事難則自古記之矣吾所悲者節婦
六歲而稱孤女十九而稱養婦以其身為兩宗殉者
七十年以比於丈夫子則文信公夫信公之所為艱

虞者十年耳然節婦之晚而成則勝之嗚呼賢哉雖詩所稱栢舟何加焉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公者諱子義字以方世爲常之無錫人業儒而至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滇中役改隸軍籍顧其人倜儻負氣更用是起家有五子仲爲昌言昌言子鑑鑑子濬鑑濬俱以公貴贈如公今官贈公濬工詩善書里中縉紳慕稱之然以好行德不事家人產產漸挫而又難子年四十七始舉一子又三年而舉公公生而端穎異凡兒五歲受書輒誦十二能屬文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六

十五見其業於鄉進士殷君殷大奇之勸其出就試公謝學未成弗果十八試於督學御史馮公褒然首列遂以諸生應試不利歸而益勤苦自力爲舉子業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啞啞估俚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也乃悉取五經熟涵泳之既而取程朱諸大儒章句釋之已取漢人注疏叅之融融如矣乃復取濂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蔡祭酒之遺言而體驗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者曰叢語凡二十卷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錄見聞凡十卷於是公之學成矣里中弟子負笈請受者屢恒滿至籍其

束脩之贏以供贈公及母吳淑人甘毳而公躬啜蔬
素衣韋躡屨自若然至當省試輒以不應令報罷人
或謂公蓋少貶就時趣耶公謝曰毋以為也我固當
有合而贈公及吳淑人相繼捐館公毀瘠逾禮既服
除為嘉靖辛酉遂薦于鄉明年復絀南宮又三載乙
丑會試高等對策復上第選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
書所試詞賦皆甲而公意乃不篤好曰此與舉子業
何異益治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
者弗盡酬也復用試高等留拜編脩明年為隆慶戊
辰分校禮部試得今光祿卿余懋學等二十人皆名
矣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七

士與脩 世廟實錄奉冊封周之泰寧王王國津送
直可百金公悉返之分理制誥充經筵展書官公於
實錄所任纂自嘉靖丙戌以後八年事於議禮制度
最名為繁鉅公考據剪削亦最名簡要有法未及就
而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公至日坐堂廂與上舍諸生
講說經義務為精深推本聖人所以立言之指而其
課業皆手自甲乙最為剴當諸生人人自喜以為
不虛值即陽城韓愈而下無論也當是時萬文恭公
余文敏公相繼為祭酒其人介通不同同於推服公
至取司業所定規條為祭酒絜法而是時公所舉士

余卿治南垣嘗極論朝政得失於相臣操切有所刺
譏相臣既已逐余卿矣而疑疏草自公手啣之而公
昉之官至考三載績云一尺號以通相臣車門噤噤
露辭色會留都大計吏吏部尚書嘗交關公公一切
禦以理云所徇尚書窺得相臣指欲謫公以逢之而
伸其恚賴諸公持之力得亡它公始中蜚語即掩關
卧曰是不難我襍被耶諸生貝伺公門環泣請留久
之稍出視事後以資次改非前後通六載始轉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祭酒今少傅許公貽書公曰
忠信蠻貊尚行之哉意蓋有所指也萬曆己丑王順
弁州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八

天試禔檢無小訾亦號得人兼清兵部黃吏無敢以
率畧進者庚辰再分校禮部試公故治書而改閱詩
如夙治所得名士視戊辰尋遷國子祭酒其教授諸
生約畧如司業時至釐革姦橐節晉浮費積金錢數
千緡拓飭公廨一新不以煩縣官則非司業所任也
當是時相臣雖不專爲忤而待公猶落落公殊安之
會其卒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遷左侍郎
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已解部事顓訓庶吉士俄進
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其兼學士總裁會典訓庶吉
士如故公喜曰吾知所以報國矣庶吉士晨朝公

未嘗不諄諄以爲己之實學訓之也間與論天下事
及指祖宗彝訓而後傍及秘文曰此若所錄貴也雖
然非若所急也會典總齊百司庶務公故長於其學
而至是益加精思自披手校斯夕不倦臺諫有請以
明先儒從祀文廟者公首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
章應而蔡祭酒清胡布衣居仁章文懿懋呂文莊柟
亞之下禮部會群臣議祀王陳而布衣與焉公旣爲
侍從長而禮部以尚書缺請廷推首侍郎沈公公僅
居次旣內閣以輔臣缺請時居憂者禮侍太倉王公
及吏侍山西王公得之前後皆越公序公泊然如弗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十九

聞也或謂公不當去乎公笑曰以我不任去固當以
我不爲內閣禮部去非臣節也書不云乎伯拜稽首
讓於夔龍蒲三載賜鈔緡羊酒同尚書贈封如令甲
嘗以病痔告賜體薦醪米醬菜同閣臣尋偕太倉公
主會試所得多恢奇博朗之才程文爲天下式而公
大意乃在崇雅敦實於叙辭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
行爲勉有某御史者希指謂公兩見抑爲不能其官
而妄詆訶之然不敢及公行履公上疏乞骸骨優詔
不許會典成公功最多而以校讐故耗精力比且上
而公病一昔卒矣 上聞計震悼而會閣臣用書成

得叙遷乃併上公功特贈禮部尚書賜祭者二行人
治莽一切用尚書恩申諡文恪公爲人孝謹天性奉
贈公吳淑人獨能得其心皆以老壽終然居恒自恨
晚達不逮祿養語及輒愀然改容歲時蒸嘗未嘗不
涕泣洒地也事其兄恭甚時捐橐以成其義名衣食
孀姊畢身無倦色又爲之字遺孤如子燕居獨處恒
欽欽若對大賓疾言遽色不以加於僮僕其御子姓
直萬石君試序所爲諱諱蓋身有之也於物無所嗜
好所嗜好獨書祿賜購積餘萬卷咸手自校讐言前後
典試與成均所造士仕宦幾徧海內絕不以毫髮私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七

二十

于之亦無敢以私請者大商林姓者故暱而交公公
既貴請以五百金置邸公謝絕之曰吾不復與而交
矣邊之撫臣致賀金滿百公大驚曰以一撫臣而賀
金百其爲百金當不訾何以飽戰士哉却不受公時
自謂楊氏父子四知三不惑庶幾有之志伊學顏則
服膺而未之逮也公既以明習掌故聞公卿間有疑
難事輒問周先生云何公事爲條答無爽然未嘗露
德色所著書自穀語日錄見聞外有中書直閣記評
列後先宰輔賢否甚督秘不以示人國朝故實幾
二百卷有四子俱才而長爲炳文以公蔭太學生創

公行實者

弇州生曰周公黜孤生起田間終始不離石渠成均之地操觚管者二十年而至通顯可不謂遘際哉雖然春秋僅五十八不能開下壽秩僅第三品不能登八座於職僅侍從不能參預大政天於周公何豐始而終嗇之也嗚呼當隆萬之間天下之文極矣公獨欲挽之以質而盡歸於實用令公不死而其所操攝雖虫之士屈而經術行誼伸僂力而致成康文景之治景光當何如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大僕寺卿羅公傳

羅公者諱良字虞臣仕而至太僕卿嘉隆間名臣也
系出豫章之西山唐宣宗時有吏部侍郎祿者與宰
相抗而得謫吉別駕以死遂爲吉之射洲人吏部之
後多顯者幾三十傳而至公王父雲濱父彥宏俱以
公官贈爲太僕卿彥宏則已先封吏部員外郎矣公
生而穎秀異常兒十歲能屬文治禮經十三出應試
有司少師徐文貞公階時方視學政以諸生黜習禮
者令諸習禮者悉令補博士弟子員郡試於省而以
繁纓命之屬辭俱錯愕不能憶公獨能憶而於辭又
獨工文貞公大奇之捉其髻曰勉旃吾候若於長安
公車間也蓋文貞公時方有官洗召云公自是爲諸
生儁聲藉藉矣弱冠舉於鄉爲第十人又六載應南
宮試而文貞公以次相出王文得公爲第五人大喜
曰故髻而受余記者耶及對公車策又奇文貞公欲
拔之上第不果時方議館選尹學士臺謂諸少年有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八

一

朗俊出君上者乎選可十全取也公逡巡弗肯應曰
吾不長制科業然公實長制科業僅從選人資得大
名府推官甫至而屬邑有得遺馬者令疑之曰此必
盜也考究使株引盜侶六七人皆坐法業已有成案
矣公持不可曰奈何以意陷人盜遂得釋自是數從
直指使出按部公能精心於此詳之學而大指寬輔
法而行又少年美姿敏口前後直指非一公入白事
無所不當意卽有疑恚見公輒解公以是益得發舒
時燕齊之境不困賦而困養馬故事養馬而免賦者
爲牧地賦金而免馬者爲餘地後併賦金地悉通融
養馬矣久之賦復如故公曰餘地何罪而重困之乃
更爲調停蠲減自是得蘇大司農以東南倭警三輔
兵不時調欲提編次年徭額輸金於庫以俟軍興需
諸郡邑守長咸唯唯公獨曰三輔正額苦旱災不供
者以十萬計而更從額外徵且不過勺水耳此溢則
彼涸非計也白之開府卒緩之郡有黃河小灘者河
南轉餉會也故近郡而無城戍往往爲盜憎公曰何
不徙餉於郡郡當無警其言不盡讐至今患之公以
司理績冠三輔薦牘婁上入爲禮部主事改吏部司
勳卽數更諸曹至司封卽中馳父大僕公喪歸服闋

卽家起考功郎中以次補文選公旣入吏部益自矢
爲廉慎孜孜人材多所登進而獨不能徇鄉里宗戚
私人有以唐李絳語諷者公笑曰絳耿介宅有所不
可獨於此可余多通不能如絳宅有所可獨此不可
吾非慕爲魯男子也信所見而已及其秉選事則文
貞公當國而楊襄毅公博領部二公負天下望虛已
而委公思所以報之益謝絕一切干請雖公望翁然
歸公而見絕者不能甚嫌其意屬當考六載績於御
史臺故事以一六日廷謁唱名而後過前公考者臺
有所假借矣至是復欲勒公如約以示強公謂御史
考績吏部不必一六日不唱名也何故難我吏部郎
且郎於選務繁安能輟日而徇彼上疏爭之臺不勝
於是諸御史內愧及公轉太常少卿則嗾給事并論
劾公復不勝則嗾給事御史之在南者繼之而公屈
矣公歸闔門養重不妄過從郡邑而太宰公意憐公
無罪上疏推轂良至得旨以太常秩外遷爲山東按
察副使明年叅山西政提調試事程式文有出公手
者甚精所得亦多名士又明年爲太僕少卿旬月間
轉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又明年爲南太僕寺卿又
明年改太僕卿而適奉 兩宮詔恩予三代誥公便

道之里焚黃於墓感且泣曰吾何以報國頃之屬疾遂不起得年四十有九事聞特賜祭葬如制公故善古文辭尤好讀秦漢諸家言與建安大曆韻語其在大名時濟南李于鱗守順德出所業就琢磨于鱗器異之會余以讞獄至而陽曲王明輔爲同守余謂二子毋以職事見余且得而客焉時布衣謝榛盧柟亦與席爲一時盛事公入吏部汝南張助父業同舍郎其相倡和可知也然吏部繁不能悉其日力而最後官山東適于鱗遷汴臬過里官山西與余共試事俱握手叙平生懽頗見其業一二朱兵部可大序公集

所謂與濟南太倉爲莫逆交者可大故太保朱公衡子朱公公舅也公學蓋亡忝宅相矣陽曲嘗以事見郟於公頗深公在銓部久一無所脩復及余至山西一日公語余欲過陽曲飲余大喜曰是所望於虞臣時京山李師孟實借之陽曲酣飲遂交驩如初陽曲余畏友余竊以爲不如公寬然長者

贊曰人不可以無年信哉令羅公無死而至今日其亮滿作行之績炳烺當何如也文辭固餘事第公意篤嗜之令無死而至今日其進隆古寧有涯哉余至白下公之子從益愿而文手公事爲狀以其集來請

傳從益少不能悉公官中事故寥寥若此雖然信羅公之爲鍾公大人矣

應天尹方公傳

方公諱良曙字子賓別號暘谷其先故河南人漢有長史紘者避地江左至宋而始自桐江轉徙歙遂定爲歙人方松歙爲著姓然世隱約不仕至公而以經術起田家鼎貴至贈王父泰爲中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封父祥慶爲工部員外郎再贈如王父而王母毋俱夫人公生而惇敏兒時即雅步端視不與群兒狎稍長從故王冬官獻芝受春秋業成矣而獻芝宦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八

五

去其鄉乃從其弟某游某閑西呂文莊公補弟子也能守其師說飭躬砥行有關閩諸儒先風一見公而器之盡以其學授公益守不變然至松屬文辭則自發其藻不盡繇師指以故補博士弟子試輒冠曹偶久之舉鄉薦當是時今少司徒弘靜視公爲族子行少松公二歲並以文學行誼籍籍公車間司徒公顧先公成進士又三年公始繼之始翰林有翹材選人或風公素州寔當國可謁而得也公謝弗往謁選亦弗及而毋姚夫人病矣念之乞歸省弗得得南京刑部主事將以便養道聞計奔歸自恨其不及也憂毀

有加恆病且殆服闋之吏部選人袁州當國如故公亦仍弗往凡一載所補工部主事當推荊州水稅公持操弗失時方構三殿采木蜀中賈人恐見稽故咸自匿比公任木無至者稅史思弗充額獻筭請推舟公曰吾來推木非推舟也木不至罪自吾分奈何移災於舟蜀賈聞公廉翁然咸就推居一歲而課完其羨餘二月公悉免之謳誦之聲填道遼故王橫甚所狎責監司守令不可計獨不以加公期蒲歸以故事用幣袁州子僅以二絲謁子怒以語袁州袁州笑曰此郎陋澁故悉之母強溷也尋進員外郎於是封公亦卒公毀瘠有加服載閱改補刑部或以素不習三尺難公者公精心亭治之若老吏更以是得尚書心進郎中出讞畿輔獄公所平反以數十百計尚書無爲異者後先俱報可東明三寃獄久不釋公立剖之時久旱雨澍應一舉人忘其名爲盜藪當死始公未朝辭用事者頗指令出之公弗應而其人復行千金以一刺入公怒叱之曰死狗欲汗我耶三尺不貸汝至部立治之死 穆宗初遷河南按察副使職汴河河積隄防錢粟鉅萬以十數然不盡用之隄苟取節縮名逼河而隄隄土爲吐而取其羨供邊至有私于

橐者河以故善潰公上書臺使者謂必遠河而隄遠隄而取土雖勞費而久也臺使者賢之工成屹然若山而計其不恒潰費更省於舊公又時攝篆事清軍伍名聲籍藉故相新鄭公不以望公擢江西左叅政未幾遷湖廣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使復爲河南公之叅政江西也屬左使闕公行使事於財賦出入擇人而授之潔法毫髮無所好藏吏洗手而治迨右使河南左使亦闕吏大出奇羨佐行裝公悉却之曰

天子不責諸侯琛我何以裝爲竟事無所謁費於是右使廉聲隆隆起矣法當得大藩而新鄭去而江陵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八

七

公代之兩相不相能頗脩郅於故相所知者至公而曰是故廉安所得新鄭心而婁踞善地耶蓋公之始權荊州稅也江陵以史官省覲歸其里司公狀而儀之爲文以贈謂嘗過公署堵棲如比丘比蒲圖書三篋無楚中一物其操行如此卽古傳記所稱何加焉公久無所謝至是乃以望公謂方使豈忘我耶公又弗謝其語前後流聞銓曹窺而以雲南昇公蓋遠之也公孜孜奉法惟謹滇新僬寇困於軍食公調給無乏浚昆明池之濶者所灌漑皆上田價驟貴大出積金帑以佐晉寧安寧二州城工民不知役公故曉積

箸初至庫不能三萬金中則三之季則十之蓋首尾
凡六歲遂以富實冠諸藩矣而公念且老思歸移文
兩臺乞骸骨前是兩臺於公積薦書數上皆不報至
是爲移主爵者亟鳴公屈乃遷應天尹甫兩月所釐
正井井而有傳給事林御史者相容也儉而貪謂公
來自沃私之公弗應乃取微指以老劾公令致仕公
聞之曰吾意也遠則歸應天邇則不歸耶即日巾
單車返獄中戒門者毋妄納客刺吾欲償我萬里勞
顧時時取師所授繹之身心爲實踐學諸可以自娛
佚者弗用也間一出徒步山水間與田叟論暘雨較
余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八

八

豐歉若公府之跡可數已公內行脩尤篤於孝友少
時嘗手自春粢以供堂上飯客過而笑之公曰吾不
至之一力欲以手春志劬耳諸君笑者何也子舍無
私儲得少束脩輒以付家督伯兄下難事公所以曲
事之者百方嘗從姻家行貸得十金將以充博士費
遇兄有子毋責卽遺之曰毋問所從來也及在宦日
所餘祿時時共之矣兄以故降心而懼公晚節無間
程氏姊喪而有三稚子皆駮爲授室且立之宗黨姻
戚無不賴以潤者歸六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一有五
子存者一貫一樂一敬一敬舉乙酉順天試第五人

報至而公卒一樂爲太學生乞余傳

弇州生曰方公所值三相君其一不知而聊容之其一能用之其一知之而故抑之彼三相君者其智識器量不大相徑廷也公斤斤一節故自如耳嗟乎士真有命哉公卒而蕭太史良有稱之曰明興以理學名家者踐履篤實薛河東而下獨呂涇野先生一人方公崛起江表私淑而遠宗之謂之砥礪君子非耶余遠不能識公所詣邇者宦白下與司徒公游以質之謂族父實長者不愧蕭太史稱云

劉平湖傳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八

九

劉平湖者萬曆初循吏也嘗舉進士爲平湖令而賢已入郎比部移南武選矣猶稱平湖者志績也傳之者何平湖士民意也侯諱士瑗字元玉江西安福人父朝傑仕爲郡別駕母曾安人生母曰鐺孺人其來令平湖也尚少而貌頗清羸人頗易之侯賦性旣穎絕而又能以勤勵自警策平湖最爲秀劇邑稅牘訟牒日以百數所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不可指屈其受諸移亦如之侯一覽輒不忘至於博采土風民俗與閭井困弊耳聽心計不測其所從入也尤能持見自信卽上官有所駁難不爲動必得請而後已上官始

雖難侯請久而竟心服焉以故侯益得發舒邑田災
於水侯請蠲賦額若干明年蝨害稼侯復請改折以
紓之已復發儲穀食饑氓皆得報可它邑有矚巨室
庾而剽其穀者獨侯所蒞晏然又明年旱侯蔬素降
服徒行赤日中以禱雨立澍應時婁儉而驟得歲稻
米頗贏然無所徵值侯謂漕可亟米也俾入於舟而
緩責其折人謂侯米貴先折賤則先米以是賦額足
而民不困侯亦自謂我非能為民減賦也能以時節
縮之而已時賦長最名為劇而苦收解侯酌取田畝
之奇以補之必使不病而後已仍著為絜令已平市
倉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八

十

司值黠猾不得低昂其價度民稍給矣乃以時按行
邑庠進諸生與談說經術親為校閱文藝高下而激
賞焉時文廟與學宮俱隳圯侯慨然一新之所費金
逾二千不不以累民亦不大損公帑時報政者專下
天下有司均田賦俾撥其伏匿吏相戒惴惴計無所
出謂必溢額而後當其意又懼貴勢有力之人見扼
而不得伸且曰我姑以告成事而已侯獨不然曰
上德意之謂何而忍負之且我何知執政蓋平湖自
海鹽割額田可六十一萬餘實田僅四十八萬而當
六十一萬田之賦其大豪駟奸又陰匿其田而飛賦

於孱弱者孱弱者再出賦不足以是益重困而破家
至流亡比比侯矢於神召集三老正平帥區役之能
者爲分界植標竅石弓步鱗圩柳號聽民自實土之
三老三老上之侯躬自稽之乃盡得實田之數使均
其賦額賦無所減損而孱弱者皆安大豪駟奸亦心
服不敢復有所乾沒矣當是時均田獨平湖以最稱
於是侯前後邑六載始得遷邑士大夫吏民皆涕雨
泣追送有至數百里外者歸相與立祠而記之且咏
歌之序之及侯卒而祠之宇益新歲時伏臘蒸祀勿
絕而士之賢者曰馮伯禋故太僕卿敏功猶子也奮
奔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八

十一

然謂必求天下之文可以不朽侯者傳而上之太史
得世貞布幣請焉世貞義而許之侯它事行當必有
葬之誌銘在弗能詳

贊曰余卧閭里時當大相之下均田書天下無不恨
之者至其敗而目爲罪狀何平湖之人更以是德劉
侯也然則大相之罪云乎哉昔者朱仲卿在桐鄉一
嗇夫耳其後宦重爲九卿至且死曰死葬我桐鄉桐
鄉之人愛我後果世祀弗絕劉侯所任今德於平
湖深而困無子吾不知嗣侯者之葬何如假令在平
湖平湖之人又奚不桐鄉若也若伯禋者無爲而爲

庶幾尤賢乎已

王贈君兆禎傳

王君兆禎者粵之奇男子也而生不偶君故南海人而其先世往來楚之陽山嘉其土風爲買田一成山一區屋一廛附籍而受賦者且百年矣而君之父廷舉早卒君奉母李以居時猶未舞象也而竢竑有巨人志其爲制科文雋朗有聲實前是楚學使者校肄陽山諸生諸生推不能當其意而君之諸父羣從試必冠諸生已不勝憤愧而君當試又能得學使者意且復冠諸生乃謀糺其黨謀君而擊之君不得已罷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八

十二

歸則之南海試南海試輒數千人君與之角時勝時負然竟不勝而大歎詫曰天乎不我右也雖然夫豈盡天益發憤自課責悉歛先達之文有成效者加丹鉛焉口嚅而心軌之然終不得補博士弟子業三十餘矣而其子今侍御學魯早穎君乃延師誨之而身自相琢磨時語侍御吾而師也既侍御之業成喜而呼曰而吾友也侍御試輒利補博士弟子諸弟子遜之先生謂侍御可寬我矣傍舍起別館收族人子窶而知學者置其中與侍御及仲子學韶季子學義游而誨之更築亭榭鑿池壘石雜蒔花果馴禽鳥俯仰

甚適也客謂君家幸饒胡不捐一歲帑北游京師取
它途顯乎君笑謝客欲顯我吾嘗笑司馬長卿以如
是才而甘心嘗卽藉令不藉人主知以三賦而稱
天下後世卽鄭錦江水庸詎能洗之休矣客不敢復
言而君恒謂侍御吾家故王姓也今而冒黃姓而不
能改者以吾賤不能倡其族也蓋王之爲黃自永樂
中負版者誤之故君雖負才器不獲暢聞一露其穎
而賦性謙抑仁恕樂施而不貴償急人先於已子毋
之券焚者可指數矣南海里人困於役度輸可二百
金君傾橐而代償之父有所育族人子未嘗以爲子
矣

數及公長而割產以贍曰此吾父意也陽山大豪以
君嘗控諸生謂爲贅籍乘而斃其產若干公奮與之
訟不已侍御聞請大人所焚券不管產值若干君泣
然曰此吾所受大王父業也自吾而廢之不孝不然
者若敝屣耳然豪巧能得吏胥力君不時直竟病餓
卒於道得年僅三十八君卒之十又三年而侍御成
進士以崇陽令最封君如其官制詞有云孝友謙恭
有濟物而無絕俗蓋實錄也侍御上疏叙姓所以記
請復之得報可五服之內外諸黃皆復爲王而陽山
之產爲豪者亦復爲王人曰凡君所不得志於生

皆得之矣其快於地下當何如也雖然令君不死而親見之又當何如也

弇州生曰君篤學宜貴直先產宜白有子而才宜觀響而皆不偶及君卒而一一酬驗若取左券者天定也人謂君得生見之快當甚余謂此足以快君不足以吐君奇獨不見侍御三疏乎其脩德除奸遵制重王言飭近御杜諛諛不貴異物語語皆忠義之發即觸龍鱗有犯蜂目而不小顧此皆君生平之奇而不獲吐者也君得生見之乃為真快耳夫去君之二十年所而有王言有志有狀有序侍御之所以弇州山續稿卷之六十八

十四

志中

胡元瑞傳

胡元瑞者名應麟其字元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乎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為行絕類萬石君而文彩過之所至好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歸今尚壯無恙元瑞為兒時肌體玉雪

眉目朗秀五歲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九齡從里社師日佔俚習經生業而心厭之已悉祛按察公篋得古文尚書周易國風雅頌檀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爲歌詩籍籍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尚書禮部郎挾與俱度錢唐過吳閭汎楊子北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所經繇吊古卽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吳郡周公瑕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仲沈純甫永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一

十五

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發元瑞藏詩覽之咸噴噴歎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齒坐未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甚使客慕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元瑞三十韻首以非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持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跳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

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從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朱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勿失之天下奇材也滕君輒破格爲檄受餼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御史再試之再爲諸生千人冠已薦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叅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會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

弇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八

十六

當勝卿遂即元瑞劇語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曰吾松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度幾得足下又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即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余方禪居曇陽觀稱病謝客聞元瑞來喜不自勝與語久之出其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斷斷者余二人俱不顧元瑞乃高卧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溪令喻邦相豪於詩與元瑞意合忘形爾汝嘗與偕過趙學士靈洞山房倡和連日夕元瑞之卧山中凡六載而始就公車至都下遇張觀察助甫余兄弟友也奇元瑞詩擊

節曰二十年云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甫詩晤賞下問
且各自恨相遇晚試復報罷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
浙難按部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
兒佳甚故知之今者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耶
為我致之錢唐請得具賓主禮元瑞乃強為錢唐謁
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
敬系至伯玉數與元瑞相聞問把臂劇驩出元敬所
贈七絕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
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
立就奇思滾滾既大將軍集相向歎賞不置伯玉因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八

曰我欲東過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乎元瑞曰吾
心也遂借來弇州園伯玉道為少室山房詩序其重
不下余時與元瑞偕來者伯玉與弟仲淹從弟仲嘉
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召跡伯玉而來尋先別去余與
伯玉元瑞諸君子積日游弇中澹圃甚樂也元瑞性
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
品時藻不能無置雌黃唇吻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
不登上中恨元瑞切骨屬伯玉元敬游西湖故遍嘗
坐客欲以為闕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弇仲淹倚
酒侮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彼莫生詈者胡以

受之元瑞徐曰莫生者庸渠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
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
乃服元瑞築室山中後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
彷彿劉氏七畧而加詳密黎惟敬爲大書曰二酉山
房而屬余記之旦夕坐卧其間意翛如也居恒笑蠹
魚去人意不遠又謂我故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
其托尚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惟其郡若梁劉孝
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
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
頽首而從周裸將以視賓王何徑庭也上之采風使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八

一八

者蘇君禹君禹雅敬信元瑞亟下其事賓王得祀祠
鄉賢而孝標亦暴顯元瑞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
岩棲卧遊長嘯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
詩藪內編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他論
著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葛
十卷史評十二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
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堂書目六卷
交遊紀畧二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
新聞四卷隆萬襟聞六卷駱侍御忠孝辯一卷補劉
氏山樓志十六卷蒐輯諸書有群祖心印十卷方外

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真賞編十卷會
心語四卷他書未成者又數百卷元瑞壯未有子邇
始舉二子戊子冬復應公車至瓜州而病病積久不
愈慨然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惟子幸及吾之
身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

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清而意甚舒即偶犯
霜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生僅三十
年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當又何如耶元
瑞於它文亡所不工績學稱是乃不以自多而所沾
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元瑞詩才高而氣雄鴻覽

弁州山入續稿

卷之六十八

十九

朗雋橫絕無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一
家之言若所謂詩數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古而
周密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
元瑞二紀餘姑爲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
我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魏國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傳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武寧

王達首佐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勛德爲諸功

臣冠配饗廟廷始娶張夫人以不宜室卒上爲

特繼謝夫人首舉公公生而白皙秀眉豐下及長長

八尺五寸顧眄有神舉止儼雅中山王數填北平留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九

公宿衛御家家衆肅然上故心器之命理左軍都

督府月廩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

於背有間上命公奉手詔道迎勞俄而王薨又

三年而爲洪武己巳始命公襲爵魏國公賜詔稱揚

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

之道尋以皇太孫允熉嫌名改今諱明年賜公與諸

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欵三千錠文綺三十

疋綾十疋俾還鳳陽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

十人爲衛復賜欵四百錠明年出陝四防邊自是歲

出練山東河南卒詔公仍於太歲所受祿五

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乃兒
不花與其部衆隸入燕王軍中有異志為告者所發
上密詔王誚實而命公以詔往公之姊王妃也於是
悉得其實與王合筴傍其黨與悉捕送闕下戮之
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啟言國子師生日夥不為甄
別高下無以懲勸上命公帥禮部翰林院臣詣監
試其文稅分別送吏部銓用公勛臣也上知公有
文故特寄之人以為榮高皇帝崩皇太孫即位
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腑領朝班曹公
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文皇帝為燕王時入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九

二

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畧擁強兵朝議
憚之會王歸而畱次子高陽王待命於邸欲藉公為
耳目公謝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
燕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上上
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為名諸徵侯兵往攻之相繼敗
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當涉時曹公有公卿間聲
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一意扞圍時曹公與
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
公為內應公確然不撓乃攻鉅公叔弟及師攻金川
門公猶與常開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

為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錮之私第尋遽
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為仁
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為公請久之上追思后不已
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而今上皇帝詔悉錄為建
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外史氏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兄弟也毋論
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即革命之際小一後志
為曹公所為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膂疇能易之公
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
倉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九
三
為令子矣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
山王令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
揆哉雖然亦可以觀天道焉

鄭祀山先生傳

先生姓鄭氏諱文茂字寶夫別號祀山嘗仕為提學
按察副使有官稱矣學者尊之不以官而曰祀山先
生先生生而神穎四五歲即緩步正視如成人御衣
履有敝而無垢六歲固請於王父脩就外傳又二歲
改從茂才周師師好以小禮約束諸生諸生不堪將
去之先生獨曰患不熟耳熟之當更佚也蓋人人詫

先生早慧云天性孝友其事王父及世父郡倅教父
贈承德公叙毋李安人皆周詳宛至能得其懽十二
而李恭人見背擗踊哀慟踰於成人夜棲於棺所哭
恒至丙夜不已王父使之塾館先生爲之館矣朝晡
上食至甲夜篝燈熒熒棺側其誦與啼聲相續也王
父益憐之謀徙它館以遠先生伏泣曰生不能扶持
死又不獲從地下而奈何使遠吾母俄左目眚血出
王父乃已明年有芝生於館已而有繼母朱安人先
生婉曲承意朱安人愛之不啻已出也及舉鄉薦連
擢上第開榜之辰不以喜而以悲曰天乎何獨我母
不見也贈公視先生邸中雖卮酒算器食必潔脩而
進之忻忻如矣俄贈公念其父七十當歸壽先生不
敢畱至中道而暴疾卒先生聞之痛絕者數矣辮髮
徒跣晝夜馳之喪所奮身自擲且哭且數已遂冥然
嘔血數升稍蘇毀瘠骨立王父泣撫曰吾老中天謫
失一子矣乃復使我失一佳孫誰與慰我者先生乃
強起啜粥謀葬事憐仲氏少一不以煩之旣葬携仲
廬於墓所第晨一展省王父詢安否王父曰憊矣且
休寢矣先生固辭竟三載不入內服除徘徊於丙舍
久之不欲赴選人王父曰吾固尚甘七箸不覩若拜

一命何以甘我先生乃復強出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先生之爲諸生僅弱冠而與其儕銜郡委請松陽松陽令獨器公欲致之衙齋不可乃就先生所談說經術執文甚洽民間竊言是少年今重客有以百金壽先生求居間者先生頰盡赤拒之令復問先生欲有言否先生謝無有遂別去令自愧曰吾不如也識者謂先生能勵操隱約時若此旣居官則益自矢冰蘖斤斤守三尺時尚書爲鄭端簡公曉尤以持法抗勢聞 朝廷故督治漕道觀先生奔喪時委頓狀而異之至是益知先生而會有宛平令周者乾沒帑金五千餘委罪於藏吏當坐死戍者九人先生鞠得其情欲坐令令迫則賂分宜相父子俾緹綺陸帥陰脅先生先生拒之曰臂可斷獄不可更也竟論令如法而出此九人者又數辨緹帥所誣大盜以上案凡數事以是陸帥與分宜父子比而啣之然卒不能有所巖端簡大賢重先生謂何自得鄭郎故當以孝廉舉乃嫻衡廷尉絜法且皆鄭也而又皆浙人於是時稱秋官有大小鄭考最得贈父母及封孀安人而屬有審獄之命先生官主事也得使審錄又得大江南劇郡葢莊簡公力持之先生旣至江南所平反殊死及

戍者若干人莫敢以居間進者於是目之爲鄭鐵面
尋遷江西司員外郎還爲河南司郎中拜承天知府
時承天奉 睿皇帝陵寢朝集之使麀至其民不勝
困先生一切爲裁節而沔陽州獨當供郡守丞以下
費最爲繁巨尤加意從減郡邑所省以萬計漢水數
侵郢故有隄捍之歲久漸圯且大爲郢害先生毅然
脩復之時荆當其下流士大夫不欲獨受侵相率縱
流言以阻而江陵相時在翰林侍 莊皇帝邸講讀
三貽書先生語尤危先生怒斥之曰吾非以彼爲壑
也且我能隄彼亦能堤何間爲隄卒成費簡而功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九

六

且堅先生之治郡未幾一切政聲流聞旣入覲舉全
楚之卓異者三而先生冠時相國華亭公常熟公俱
欲得先生爲其郡守皆力辭之還郡而有顯陵大璫
事璫橫魚肉其人而閫帥者挾其煩翁故相與璫匿
而相鉤結先生廉得其狀數軋之乃群嗾其悍卒以
乏糧闕於庭先生縛其魁十餘人與杖曰誰誘汝以
蕞爾卒而傲 天子之命吏蓋先生之民來赴難
者以萬計噪於門將捕卒卒愕眙不敢動三憾之計
窮則爲危辭以撼臺使者共疏其事聞 上察知之
寘不問屬歲侵先生大發倉儲以賑生者而瘞其死

者民大悅乃以時獎誨諸博士弟子拔其尤得今李
太史維楨輩十餘曹其後皆掇巍科稱名士大夫學
使者為廣弟子員及試額以旌之荆門守汰而景陵
令尤墨皆以陰結大璫故驕先生廷訓守而版令不
法狀逐之歸應昌尉熊廷美廉吏也偶失監司指欲
斥之先生獨為明之吏部得無恙其去惡不避貴掖
善不遺微皆類此尋擢四川按察副使專飭夔府兵
巡夔故蜀喉咽也時以施夷亂後長吏披荆棘而處
狃僻媮恣先生按按行諸險遠盡得其狀與民所疾
苦簡徭役懲貪墨飭武備崇文教風紀大振雲陽何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九

七

令者善媚不得其民而獨能得上官心先生獨注下
考竟得罪去黃綬以下用便宜遣逐有望風解印綬
者漢中大盜何勉之黨侯鬚子等來寇夔先生督兵
敗之獲其渠遂進與秦兵夾攻勉勉敗乃就撫先生
方欲移牙要道減鹽課裁冗員議成且上而朱安人
之計至矣即日莛杖就途行李蕭然夔人詠歌之以
比趙清獻之去蜀不啻過也先生之喪朱安人其毀
不下喪贈公不得已而與二弟拆產廬取其敝者祇
取其瘠者曰吾猶可自衣食也旣服除年僅四十五
耳徜徉山水間無起色而是時江陵相已秉國先生

笑曰吾嚮者知郢隄而已不知有今相國也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奈何以倦游軀共人睚眦哉自是杜門垂十五年足跡不入公府于旄至里閭望塵而避臺使勸駕相踵至有登薦劍者俱謝弗應相知在公卿間以其辭苦亦弗之強也鄭之先聚族而居至先生若蠓房庠陋無所展膝先生殊安之或有勸別徙宅者先生曰吾忍以貴而獨廣吾居吾故寧可長使子孫有哉時有詔斥賣越中寺田或謂先生可以賤直領也先生固辭居恒敝衣糲食而宗族親黨有緩急無不應其資世父以下至叔季父弟必先而已顧後

間有疑先生貧而謂可以貨取者或曰是少時尚不貪松陽賦而晚乃貨取乎蓋終先生之耳而毋以汗聲入者其操信於人之深而且久也先生未冠工屬文所業雖舉于義而能深推聖賢所以立言之指必祖洙泗而禰濂洛以故其試而學使者雷禮薛應旂首拔而加藻賞曰此國器也此理學正脉也迨其晚則益深造醇如矣業以講學鳴環郡邑而執贄者戶屢恒滿然不立門戶不爲名高固肫肫實行君子哉先生之始去郢也郢之吏民伐石立碑以紀思先生聞而寄聲曰趣毀之我猶在事也而碑我是中我以

法也既歸十餘年則碑巍然矣其文核而詳過者瞻誦不忘歿而郡邑守令采士民議祠之學宮

弇州生曰鄭先生仕不登三品壽不過六袞學不俎豆而庶於天人之際若有未盡滿者使得夫子爲之依歸何下魯閔不然而獲展其用於顯信之代卽未論臯伊於涑水滎陽亦奚難哉雖然世之人出而徒貴處而徒隱學而徒名以此語先生何徑庭也當嘉靖之季陟講壇執牛耳者衆矣然徃徃逃之二氏之境而陽爲不然弔詭呼風以塗蔽人耳目先生獨禦之以實理繩之以實行無問其深淺何似要亦狂流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九

九

者

閔道人希言傳

閔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擻粗布夾衫有褰襦而無相服履而不襪爲人踈眉目豐輔重頷色正紫肌肉充脂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啻也盛夏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缶中浴之出使自軋嗅之殊

不覺臃腫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爲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目之閭蓬頭訛爲閭頭陀而諸慕道者咸以蒼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知已用是辱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嗜蔬而安粥人奉之饋則饋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寘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徃徃手甘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其諸相與夸翊道人不知也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九

十

元時嘗爲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爲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然頗好作有爲功德於太和之均江建真武宮弘麗甚又欲於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芴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道人乃薄游金陵諸公若

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間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惟謂余且以大檀越相擬余恠問之曰欲得公一記而已余謂名觀不名道人可乎道人曰安可不名道人吾固賴子傳耳且子已悉我自是積數日輒來來一昔輒去惟責且蔬食毋以鮭肉因迺公然於飲馔俱減損於昔而樂逾甚間謂余文成否余曰未也戟手謂子殆不欲爲爲之何論日又使其徒相徵迫余恠之不知所以至十月二十三日日下春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我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蓆地坐曰道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九

十一

人不當卧牀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曰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跌坐不僵浹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詣無恒主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任爲主無戀爲本無相爲宗其真有道者耶

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

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當是時有一女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閩度其時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知不復漫謂我我姑漫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嗟夫洪崖先生之嗜古器物毛仙翁之嗜名文字吾意竊嘗疑之以閩道人之於人間世若無足撻念者而猶不能忘一身後名固賢於洪崖先生其不能超毛仙翁之乘而上也猶龍公之畏名甚於畏禍雖然猶知有名者而後畏之是不能忘名也何疑於道人

弇州山續稿

卷之十九

十二

節孝汪吳傳

外史氏曰稱汪吳者何女吳而婦於汪也稱節孝者何節於夫孝於舅姑也歸夫而夫瘵矣猶夫也舅孱矣猶舅也姑不慈婁欲奪之矣不成姑也然而吳所以狗之奉之一也是故稱節孝也夫之始瘵也其舅某匿而利吳之橐吳之父覺之欲弗許吳間語其侍者曰吾不敢預聞也得無有所不可乎即弗往弗它往也父憫而嫁之盡徙其橐從焉及歸汪而夫病不可爲矣晝夜不解衣侍湯藥其道婦也身女也夫死

而吳大慟謀以死殉左右萬方解救廼已自出其橐以治葬具不以煩夫家而姑素嚮而貧夫之巨嫂佐之謀以吳艾而豔計聘者之利之則亦利聘者因延妣於宅室將受幣而脅吳使嫁吳大嗟泣曰彼謂我難死哉遂不食而使人走父所謂曰姑欲嫁子女必死請以且夕訣父亦嗟泣曰吾嚮所以不欲弃若汪者此也訴之郡假守胡君請以父之粟養而完吳節胡君義而許之致約束於汪前是姑旣不得志則益與巨嫂合日脩隙橫捶撻矣吳噤弗發也而漸日益務爲恭謹旦夕共饋有加姑內愧之又懼郡符不復

爲恫喝而舅連歲賈於外帑大挫徽人視賈羸縮爲隆殺卽姑薄之不以當夫數也諸婦亦爭趣姑而置舅舅自慙挫亡所寘喙而吳所上食獨加醲鮮歲衣前寒暄而薦諸婦始知有舅夷於姑矣夫之弟復早死有婦徐矢志而迫於貧吳時時慰勉曰甘苦與若共之母患也徐資吳橐乃益堅人謂吳不獨身爲節又能成徐節不獨身爲孝又能成諸婦孝且也舅安於舅姑安於姑庶幾允若哉其父聞之曰吾嚮者悲吾女發今者不悲吾女發非發何以見吾女也吳旣持節至俛老氣益發舒歸而侍父疾以謹聞父遂起

吳乎而少弟脩七歲而失恃吳撫之至成立內外家共推之以爲宗女師

贊曰吾聞之徽俗奇妬妬至不可聞自汪司馬伯玉之傳七烈婦於是妬之風小斂而轉爲節若烈者此何故也夫靜而專者女德也以從一之道責其夫則爲妬以從一之道自責則爲節若烈也患未有以風之耳夫汪吳之行至爲難能然一女子耳能使其家盡化之司馬真風人哉

洪氏雙節傳

安亭朱炳之王父曰恩爲博士弟子試不利弃去與

弇州山人編稿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其兄欽俱老田里間欽挾術爲名醫長五七言近體有詩集曰天逸稿而恩卒無所就有子女各一子曰龍女曰淑適嘉定人洪臣淑性婉嫻通詩書居家工事其父母適洪工事其舅姑乃至撫接上下理絲枲供饋餉無弗工者爲嬾可十年未有子以是差有媵婢淑寬然不妬也而洪臣益敬愛之蓋未幾而臣夭淑且欲以死殉矣兄龍力爲解釋得不死久之乃躬率其媵婢勤女紅自給而外持門戶理出納諸婢不堪其苦多謝去而獨阿素者愈依依朝夕淑憐之謂曰吾婦也故爲主君守若方少何忍羈勒汝當擇良

而歸之素淚交於頤不能荅退而曰主母以我非人
哉且主母之所殉者主君耳吾死有主君而生有主
母及使我兩負之蓋一宿而成蠱疾腹彭彭然幾死
兄龍聞而馳謂淑曰奈何獨爲貞也俾撫素甘苦共
之必不嫁汝素乃稍稍起共奉淑朝夕益無間兄龍
去淑居半舍餘未嘗三日不過慰淑也俄而亦死淑
乃大歎咤曰天乎窮矣顧龍有遺孤所謂炳者僅歲
餘以龍屬而抱之經紀其遺產課僮奴深耕易耨展
轉成上腴炳稍長淑自計必贅於洪而後可安也居
久之洪更掩炳產而有之會歲饑淑大出其藏以應
貸者洪之族不悅聚而剽掠其貨財以去淑自是邑
邑不樂念以義得袍而不能白遂遘疾卒年僅五十
七凡嫠居三十年素乃益自勵影相屬者又二十年
而死炳欲上其事於朝力弗逮也俾其友劉天民
纂其事行而謁余傳之

弇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九

十五

弇州生曰淑之志與素俱皜然者也其材足稱其遘
乃可憫矣雖然淑猶知有詩書焉素何知素殆以淑
爲詩書者也炳感二節婦之行欲爲之請於朝而
不能以余傳之噫吁炳可謂能伸其感者矣炳旣不
得志於嬾家益貧然四壁皆圖書其爲詩能繼其大

王父云

文林郎王君傳

文林君者王氏諱湧字予文有別號曰道川矣其稱文林者何其子一言爲吳江令以政績著得封君如令官而階文林郎故也君旣封一言以天子之命命之以命服衣之君君弗色喜曰此吾選人格也得之自汝小快耳一言遷爲南刑部主事而以歲賦不登額留攝令督之俾登額而後去令乃歎曰令不才天子以巖邑寄我撫慰其元元奈何揭瘡痍而鞭撻之博此一官也上書自劾忤柄臣指勒歸里

舟州山續稿

卷之六十九

十一

一言內自快獨念恐失君意而君迎謂曰若真吾子也不屈志以完身與歡飲竟宿無片語及官中事且悉爲理其六載私責至數百金不倦蓋君世爲南城名族至其父廉材而天是時君甫十齡耳哀毀如成人君之母黃卓犖有丈夫志行理家秉斬斬而尤能以義方之訓課責君君能奉循之性類敏強記其爲舉子業日誦經史千餘言甲夜誦時義至丙得七章皆不忘其於善書則天性也十五娶婦張孺人有女德君自是遘疾彌歲母黃憐之曰是不可困以博士弟子僕僕學宮乃出橐中裝俾以例游太學時金

壇王給事燁吾州曹工部達骨鯁士也與君交爲莫逆君之游也頗狹重人意且狹邪少年而顧悉斥以市賣古圖籍會其仲季且長矣而鄉之人有羅汝芳先生者以經術名東南又縱談理性之學君率其三弟受業焉亦請得事羅先生於師友間有所究哲而反之身心者不淺矣君旣充吏部選人而以念母老不就羅先生時宦都下貽書促君來謂有例可得京朝官吾且爲北道主君報書曰不佞少而依母母今老矣安能以升斗祿易菽水養也敬謝羅先生門墻之跡冷矣嗚呼君之所負挾與識度若此宜其曠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十九

十七

於一言之得失也一言之成進士君固不爲意獨其能請座主翰林于公慎行表母黃之孀節奉之母前誦而薦之母欣然舉觴君乃大快曰母鞠我誨我賴我子以伸萬一之報旣而歛歔者久之傷父之不及見也母年八十一以令終君猶號踊幾絕灌以湯藥始稍稍蘇先其二弟治喪墓罔不誌也其友愛仲季尤篤怡怡至老無間始教之終不得志於科目乃教一言及一元一元亦游太學有聲矣會柄事臣死一言再起爲令擢承泉州府入爲南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君戒之曰蹶不足沮起不足多勉旃慎守不變

塞而已已官金陵則謂金陵饒佳山水足暢蔬豉米
醞時繼汝不乏毋爲朝夕謀也君性寬然長者獨勇
義若不給而又好施予間從父老游或語某津無渡
舟某里未井某橋梁圯某道不治某宗戚有不克葬
者言未絕而訾力繼之矣所旬貸緡錢不任子并其
毋與券俱捐不問其治家自賦耕桑外不與人共錐
刀之利嗟夫傳有之畜馬乘而始不察鷄豚哉君殆
猶賢乎也已郡邑大夫嚴重君每鄉飲輒延之大賓
曰卽非令君父何可屈之僕介行嘗倡其宗人脩族
譜飾世祠合饗以推擇爲祭酒進退雍容甚都閭里
矣州山人續稿

卷之六九

六

視以矜式晚年羅先生道益高君奉事益篤謂一言
吾爲先生治講堂今成矣死可無憾君素強無疾疾
未何時竟不起得壽六十有八張孺人之稱孺人也
亦以二言最故封

弇州生曰余弔武選郎卽慟欲絕旣而踵門泣血以
請曰父已矣所以爲父計者獨得公一傳以爲惇史
余不能悉君獨念卽嘗令吳江與余家僅百里而遙
吳江士民稱其令清惠之政不絕口至於寧去官而
不忍浚民之膏血以蘄苟免其事尤偉後承佐司馬
部與卽益親其挺節持操所覩不二三也嗟乎柄事

者以催科殿最令先意而求庸者比比以至辱吾國
爲聚斂之世能無慨也王君能深此意故不以子失
官爲恨而亦不以復官爲快其猶賢哉余所敘述甚
多然取徵者此爾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霍先生傳

霍先生諱美資字汝學真定之井陘人也霍之先於春秋爲侯國至漢而有去疾光者大著將相之業其後寢微散處燕晉間而居井陘者歷英及朝用至岱而始以高年賜爵一級高年公之子爲先生先生生有異質始習章句通朱氏易遂縱覽諸子史百家言弇州人續稿卷之七十

爲文有奇氣又多發其所自得總角補博士弟子試

輒高等廩於學宮諸生從遊者恒以十數然數奇至

省試輒不利而久之先生之子鵬甫踰冠則褒然薦

矣乃歎曰老驥厄於鹽車而汗血者先之豈蓋材角

也然自是意稍舒間從二三知己選勝命觴酒酣爲

燕歌羽聲慷慨長嘯見者異之又三載而鵬成進士

矣其授潞城令以任繁調長子所至必近先生先生

戒毋遽聞令陰伺物情之嚮令也而後入趣舉三太

白曰吾不憂汝矣然至今奏三載績當封先生以請

先生固不肯受謂吾泚筆而縱之若下瞿壇三峽豈

其以強弩之末而畏魯縞一日忽謂長子今日者言
吾阨在壬吾去令歸矣歸無何粹中風不言三日卒
得年五十有二時萬曆之壬午二月也先生性孝友
其事高年公及母張媪甚謹張先卒先生晝夜吽號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蔬素竟禪服弗改事繼母某如
事張也念高年公老日置酒呼所善與之酣暢蓋高
年公畢生無皺眉時諸仲季有不能謀身者先生悉
出其橐藏餼贄資之使營什一自給而從子鶴能勝
讀則教授之諸膏油楮墨衿裾脩脯之費皆取資先
生弗恡也里有詐爲人立後而攘其產者以情告先
翁州人續稿

卷之七十

二

生求居間先生奮袂大言曰去吾必不翼汝虎隣少
年蘇孝娶婦不給而貸先生金以爲裝過期不能償
將鬻婦焉先生就謂曰毋爾也出券對而焚之其耿
介隱惻質有其仁若此丈夫子二鵬今爲刑部郎中
以循吏文苑起家鳴少桀黠先生嚴繩之始折節讀
書負諸生間聲

弇州生曰霍先生行成而文高矣乃其著則以子貴
故不然而閻井之節章縫之學何限焉能一一聲施
於後哉雖然始先生豪不肯就長子令封以布衣終
令今爲比部郎滿考俛贈矣乃且緩而汲汲焉斲不

佞傳者華袞之榮時而朝時而野不偏廢也卽真孝子哉

贈文林郎陳次公傳

世有厚德而才不副計不獲自致通貴者或爲之賢其子孫以顯融光大之曰天所報也天不能違才不得志於其身而能得志於其子孫亦巧矣雖然乃有德厚而才又足以配之大者可以致君而澤民小亦卓犖樹立而或苦於不能治經術以趣時好卽經術治矣於時好靡不協矣而或沮於病或格於它故而卒不獲以其身通貴天之扼之幾無復毫髮培栽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三

意於其間而度其究也乃亦復有賢子孫以顯融光大之俾之伸於後將無扼者其定數而伸者以報德耶斯事也吾於陳珍明先生見之先生筠之荷山人也其得姓自虞帝後之能樹德者爲潁川之太丘能睦族者爲江州之義門宋景定中有游於荷山之下而樂其土風者因遂家焉曰一龍自是代有聞人通顯不絕至公之王父教授公用以經術舉於鄉兩爲大府師弟子多知名士教授公之伯子曰御史中丞公祥中丞敷歷中外所至有威惠而獨於三吳尤著余燥髮時公來撫吾吳今餘六十餘年矣而吳人尚

能道之則先生之世父也先生父曰蓮莊公裘尤有
隱德舉仲子曰先生諱璠珍明其字別號曰念齋生
而明穎秀發兒時已嶷然不與羣稚子伍中丞公愛
之摩其頂曰受吾書者必此兒也十三能屬辭藻思
鬱發學使者得其文揭於壁而讀之遂補博士弟子
既微知先生髮尚角也益異之無何餼於學官而是
時學使者爲蜀人胡汝霖越人王宗沐御史爲宣城
人徐紳見賞異至刻其辭以式博士家言而江以西
亡不知有先生者然至大試於鄉往往不得所欲士
子試出誦其文以語人人亡不下先生卽先生亦自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四

謂可芥取也已而夢火焚其所坐席乃至司之臥室
火所取卷百餘皆燬而先生之文在燬中又六歲爲
戊午提調康方伯得先生文而異之曰天下才也擬
以爲第一人而御史宅有所主康爭之不能得拂然
袖其卷出曰吾不忍此生牛後出呼先生語之故久
之蓮莊公病劇先生不釋衣而侍者竟月目眇爲爛
旣公不起而先生之痛可知也近小祥猶中夜起伏
棺而慟以故目疾日彌甚漸不能睹物而謝諸生矣
先生乃仰天歎曰天乎豈亦火厄我與御史沮我哉
會有子今侍御君俊卿少而材後先生之謝諸生二

年而卽補諸生已試多冠其曹復如先生先生乃喜
曰不食吾世父祝者是兒也亦何必我於是益篤爲
善始蓮莊公有兄曰紱曰袞袞天無子中丞公檢其
橐得數百金以予先生謂資若膏油費先生弗辭也
而籍其數篋之會袞之室毀於訟先生恚以反袞不
毛髮私也已中丞公卒亦亡子夫人抱它奴之子爲
子已而弗愛也欲徵後先生先生謝曰吾父老而吾
兄復猶不任子我安得它子人或以中丞帑豔之先
生曰此吾所以益不敢當也嫡母黃母劉嫠而共居
者十五年先生共奉之若一子姓十餘人皆出自劉

夔州人續稿

卷之七十

五

黃不自知其亡所出劉亦不知子姓之非黃出也友
愛兄弟分甘割榮終其身無間言其待婦徐孺人若
賓友誨育諸子則嚴君明師門以內蒸蒸如也口不
挂人過失稍遇一善事輒津津齒牙間且以勗其子
周人之乏急人之困甚於己旣以爲諸生有聲納履
盈戶脩脯之羨裁而息之稍饒卽以應貸者遇不能
應憫默而遣之其仁慈發於天性非偶然也里黠有
狎先生之寬者故爲不能償先生不問亦不以沮其
意它日遇貸者復應之如恒人以是蓋服先生尤好
爲義舉陳故名族然各爲宗祠饗祀不相通先生曰

果爾胡以報始而敦睦也乃議建一祠而公祀之且合餽焉約族之有科第者饒而邁家慶者以差次捐貲而俊卿連舉進士先生首捐百金爲倡喜曰吾事濟矣於是從子邦贍弟汝錫相繼以科貢顯而它助亦如之祠成而諸族始一俊卿之成進士時先生貽書勉之曰昔眉山子瞻謂文潞公侂九十而敏壯如少年不知其成進士時年甚少而老成如六七十人也若以潞公之少之老成而爲老之敏壯張本則善矣先生雖夙以文辭著然不專爲佔俾之學而沈深於理性時有各奉朱陸之教以相傾者先生笑之曰之燕者有水陸而皆北首何相傾也後讀釋老二氏之書以爲與吾道有相證者因更號曰三一居士先生善養生素鮮疾而一旦冒寒遂至困時俊卿已就選得桐鄉令至真州忽心動亟歸而北風佐之抵家公疾益亟見俊卿輦泣正色謂之曰吾哭先人而至盲幾死不死又嘗邁癘幾死不死今見汝貴有諸孫而乃恨死耶且吾更一歲即辭天矣或謂善人不死者公曰子淵氏寧有未盡善耶胡以死也又曰善事若曹毋母在猶吾在也遂瞑年僅四十有九有三子而敏卿其仲詳具狀誌中

弇州生曰陳先生以盲瘖自是好習靜間作語類識者久而應之如響夫以陳先生之才而身不遇若變以陳先生之德而遇之子孫則又恒其變與恒皆吾儕小人之識而以窺造化之粗尋先生所稱三一之旨則又洒然失矣

張隱君傳

張隱君者諱弼字汝能其先楚之麻城人避兵徙蜀得蜀之內江家焉定爲內江之裨木里人世隱約不仕至數世而有自守者以明經舉起家耒陽丞爲人公廉不帑於官所察見幽隱毋能欺者然不純任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七

以惠利爲吏民所敬愛數入臺使劾

天子異之

爲特遷常寧令甫命下而卒貧不能殮與歸耒陽之人又相與出貲治後事以喪歸內江而奉其主祀之名宦祠內江之人亦曰此吾鄉之篤行君子沒而可社者也亦祀之鄉賢祠常寧公有一子洪化洪化有五子長卽隱君兒時以敏穎得大父意從之官塾師爲偶語使隱君屬對皆警隱君更出警語難師使屬不能也遂巡引避謂常寧公兒必能繩祖武常寧公笑曰祖武不難繩也尋奉公喪歸而家漸薄父洪化不任治生會隱君稍長卽委之家秉隱君不敢辭學

爲之奪遂不仕然其聰明無所發以心計行之於治
生甚工中歲嘗一出行賈買大振以至有家撫諸弟
皆成立始而嚴隱君若父旣而感又旣而相煦沫如
一身也天性樸儉饋衣恒至三澣食不重筮與臧獲
同甘苦然至急人之困甚於已卽有以緩急告者亡
弗應也嘗齋賦金抵邑將渡江拯一溺者好女子也
蘇而叩之曰夫爲小賈漢州而有傳死於水者巨室
之資與焉遂欲強室妾妾誼不忍故溺公何自起之
隱君陽謂曰吾而夫友也而夫故有贏金在吾所可
持歸以俟而夫耗此女子歸夫未水死也及還而妻

金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八

以實告日夜物色隱君不得隱君亦絕不以語人至
病革而與子孫偶及之夫婦始知爲隱君相與持齊
衰服誦佛爲祈福終其身里中兒多逋賦邑令欲遴
富人長之因責以賠償咸自匿避且百方求解隱君
獨挺身見邑令曰茲役民請先任之富人者虛得名
耳計無能踰勝民令大喜謂隱君母以名應隱君之
帑半耗以完中下人產而義聲隆隆叢集矣隱君爲
人坦易無他腸其學固奪於治生然其所聞見卽老
博士弗及也嗜酒酒深輒慷慨抵掌談說里閭中不
平事諸少年有過舉輒自匿曰吾畏張公酒中掌也

得隱君一褒許欣然謂可終身矣隱君直而和既老益更事嘗手書忍字數百於壁時時誦之又書壁戒其子孫曰男務耕女務織兒不習書大飢食已而謂吾已矣若曹勉之異日得一官毋愧大王父清白當是時郡邑以隱君躬行誼予冠帶隱君弗屑也生平鮮疾一日與配劉同日而逝人咸異之隱君壽七十五劉七十八葬邑南之飛鳳山葬日始發壙有金魚數十頭躍而飛遂速入笈而閉之隱君故嘗畜一白羸甚鮮潔其出則跪而受乘返則跪而受下若愿僕然邑人大異之曰公得非梓潼神耶何以張姓而恒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九

御白羸也隱君有男子三曰瓊瓚俱從事貴藩以隱君老俱不仕瑤爲諸生有文行十上皆屈歸而以詩自娛所謂方塘釣叟者也瓊有子一而瑤子六曰應登者舉進士爲彰德司理封瑤如其官今爲吏科給事中所上封事稱天下尤以文事善余

弇州生曰蜀故多隱君子若嚴君平折象涪江老人之流皆有高行奇識挫名匿影不與世涉若張翁者孝弟力田人耳何以當隱君焉乃其拯溺而不名恩徃役而不名義庶幾能自挫而匿者雖然易世之後有文采自顯見貴且及張翁矣安能終稱隱君哉

林節婦陳氏傳

林節婦者泉人陳某女也十八而歸同邑林知言六年而舉令鄉進士喬木又二年而知言夭節婦慟哭不食且死之其舅敬軒公姑黃孺人強之食曰汝一死之爲快計欲以報汝夫耳汝死誰爲存汝孤者汝孤死何以報汝夫節婦乃稍稍食然才使餘氣息耳時知言兄弟五人而長者業前天節婦次當治舅姑養精心力而爲之不繼則資之緝縷受機又不繼簪珥時時寓質庫矣諸叔咸有家室內愧節婦而憐之謀遁迎養孺人不憚曰伯氏天吾夫代之長固分吾

兪州人續稿

卷之七十

十

夫復天未亡人代之子亦分且治饗非外政也辭不可蓋十餘年而舅姑恬然於七箸者如一日然節婦以喬木長故資之就傳塾產益挫而會有島寇警展轉徙箸舅姑伺其隱則半菽至數粒矣乃復強之遞養節婦不恆得鮮羹間一得之不忍獨御也蒼頭僕僕走之二尊人所未嘗不欣欣爲竟至於懸弧設帨之辰若歲時伏臘又可知矣黃孺人有女弟在節婦居恒迎之與姑處處必踰月與以得姑懼敬軒公女弟適陳而嫠老矣節婦與諸叔亦逖迎之所以奉侍幾如舅姑久之舅姑病先後劇節婦憂皇甚夜分搏

額禮斗祈以身代所遺汗中褰廁手自浣濯妯娌
間微風之曰幸有婢子足任何自苦乃爾節婦泫然
曰吾非乏任者念吾所可自致僅此耳蓋舅姑物而
節婦之慎終非它婦所敢望也已而姑之女弟病節
婦奉之如姑知言之庶祖母病其奉之亦如姑其物
也咸叩額於牀烏鳥語無以報節婦願生世為節婦
媿奉朝晡耳節婦甚慈於喬木而能訓喬木為諸生
廩學宮教授弟子得束脩以供節婦節婦不歸橐而
急中外族屬之困者以是賢孝聲籍籍里中至年六
十法當得旌有司以非所急不即上喬木乃行求天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

二

下之有文行者於其邑得今少司馬王公用汲為之
傳曰徵矣又三年喬木舉於鄉又四年走金陵紹少
司馬公而謁余曰必得公一言而後王公之傳信即
余有言胡能加於王公也

外史氏曰陳之奉舅姑篤而恒撫孤慈而明提身慎
而經理家肅而成於諸德備矣其獨稱節者何舉所
重也嗟乎陳之去當旌者十有七年矣吾不能問有
司之終舉與否然以喬木之駸駸嚮顯庸矣而猶難
之若此即下而里閭遠而巖穴其湮沒偕草木無聞
者可勝數也獨何恨於蔽賢者哉

博士高先生傳

高先生者名舉字伯鵬別號淞陽學者稱之曰淞陽先生先生爲松之上海人去吾州百里而遙長於余一紀而故同時爲諸生同試於學使者楊公宜而先生所試下安南策見賞獨爲第一亡何余成進士而先生尚以諸生試後使者胡公植復以論封建見賞試復第一當是時先生名稱籍籍與其邑之雋少角非甲亦乙而至就留都試亦不利而分試者爲進士李其得先生卷而奇之數以薦於至司卒見格先生乃仰天歎曰命也吾如之何始就吏部選人得分教

金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

十二

京兆庠轉諭皖城久之而余以納鄭鎮節歸且五載矣屬歲在壬午余子士騏領應天解而先生之子洪謨以拔貢至禮部亦領順天解會先生轉天津衛教授遂以年至乞歸余既杜門繕性尋老氏谷神不死之旨然濶疎無所得而先生自髫時即好披叅同悟真雲笈寶籙諸書往往有冥契獨會者其爲諸生膺貢再更儒官還徃數千里間不以須臾易其功力晚歲有道流常山人者以秘訣授先生已復有蕭漁隱者以所得與先生相證多合先生遂救洪謨斷公私事毋更溷乃公爲當其杜關久可一載少亦百餘日

收視却聽窈然若有覩於致虛極守靜篤之真倪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在陳希夷晁文元之間乎哉先生之先居東海世世力耆田畝而大父竹窗翁獨好文念其里俗樵村厭之謂丈夫安能齷齪飽死顧其子樂琴君能任家而晚歲樂琴君舉先生生而穎爽異凡見竹窗翁撫而喜曰是兒非東海里可老者因委家樂琴君而身與嬾胡媪携先生之邑俾從師讀書先生之學日益進而竹窗翁大出其橐中裝日釀釀擊鮮與邑之賢豪長者高會爭願交驩翁而有王翁者女以若淑聞翁謀之胡媪委禽焉有婚期矣而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十一

翁忽溘然逝樂琴君方坐東海大猾訟繫於獄喪皆先生主之或謂俗有乘凶而暫爲吉者可婚也先生左顧而唾曰柰何以俗窘我會樂琴君繫得白持服至暮或又謂先生服除可婚也先生辭於樂琴君誰爲主婚者必君禫服而先生始有室當竹窗翁之橐以好客損而樂琴君雖善爲家然數困徭役又困訟不自振屬先生之籍籍名諸生守令折節而禮之樂琴君得自寬東海上魚陂十畝竹木千个鷄豚葶音時竹窗翁死而胡媪尚無恙就樂琴君之鮮脆甚甘然時時之邑從先生輒不忍去欲以舒其愛也如是

者十五年而後用高壽終又久之烏寇起樂琴君不安故里先生亟迎之邑養是時先生之母倪業先逝矣先生悴於哭母而脩顏於樂琴君忘亡而君久之亦逝先生戚易喪禮於生死靡憾其分教京兆也衙舍苦耳而壁四顧怡然寄聲洪謨曰若無以首蓐盤而念我濁酒可已渴菊可飽目也嘗從禪祀昭陵縱觀久之歎曰葺爾廣文而與此鍾麗觀大官片齒亦何異三鸞九蓮也其善自寬如此為皖城諭以材見識上官嘗署望江令篆者半歲許吏人稱之前後課肄諸生有恩禮去而流思滿學宮先生為入仇直無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十四

它腸遇不可義形於色若不知有人間僇巧者而性恒依於仁當析箸時念其季弱不任治生割腴以資之而經紀其出入女弟之夫死為之治棺殮撫其孤至成立而後已待外家中表亡不任其厚者然非自有餘而後推之也其為文章汪洋宏放於詩亦能達其所欲言教授諸生多顯者方伯潘君仲履其最也鄉後進既嚴重先生爭欲一覩見為快既闕不出望其居若道山蓬萊云

舟州生曰太史公尊道家以為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而抑拙儒者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當是時儒者亦抑詘之若胡越不並立者此皆誤也夫治世之與度世雖小間其造則精誠之極同符於耿忽間而去欲去伎去擾卽粗跡亦何以異哉高先生儒者也而不挾其重以抑詘道家得之深矣而亦不至廢儒知其所以同也余故幸與先生同好然濶踈而無所得今且不能堅而出縻世網卽旦夕歸何以不先生弃哉洪謨以通家子乞余傳先生余至今不識先生然而不敢辭者欲以見先生之賢而志余愧

來節婦金氏生傳

金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十五

來節婦者金姓蕭山人其父俊故農家子也而有隱德節婦生十九年而歸里中來仲康仲康亦農家子也恂恂以器業稱瑟琴鼓矣凡十年而有一子甫襁褓而仲康驟中寒疾死節婦方衽身始而日夜籲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倪止之曰吾老無論若不爲若夫計耶若死是死若襁褓兒也且又死若腹中兒若一死而死夫之二子胡以見地下節婦乃強食息旣及期腹中兒舉美亦丈夫子於是請於倪名襁褓兒曰五經而遺腹者曰五倫節婦故精女紅因日夜勤力作以輔農之闕而共媪姑哺二

孺時節婦方盛年麗姿族屬之黠亡賴者利其他適
以爲己橐強之不可乃使鄰姬誘之陽爲入視工作
者曰夫人好手胡不袖之錦繡家而刺促自苦乃爾
節婦怒罵曰未亡人役此手以養吾姑而留此心以
昇逝者若何得妄言嚙指指破含血以噴嫗面皇恐
退去黠亡賴者甚甚謂節婦所恃以堅兩雛耳兩雛
死安能獨守夜因風縱火焚其舍節婦倉皇掖姑倪
起跪而祝天立熄黠亡賴者益恚曰是孤雛不可死
耶適溪水漲乃以晨候舍傍曰兒必相携出觀漲得
聞卽溺之水節婦夜夢神語曰勿令兒出觀漲也節
婦心知所謂中夜抱兒而泣聲達於外久之黠亡賴
者謀泄避徙去而節婦始獲安養姑及撫二孺矣五
經長穎敏而文節婦遣之從塾師受經以至補博士
弟子而以五倫善心計委之家家粗立矣節婦卽謂
五經幸以儒起毋忘其本建家祠具祭器伏臘蒸嘗
之典秩然而姑倪安節婦以老節婦亦且老矣而恭
事之不少衰用寬樂終及其終也節婦之哭之猶哭
夫也五倫壯未有子市妾入門而有涕容節婦恠問
之曰妾夫貧不能食妾故見鬻適與所生子別故耳
節婦謂五倫亟返之而欲有子而孤人之子也返之

不復問直後五經雖不第而三子長行志薦於公車
次行學繼補博士第子皆通經術工古文辭次行政
十餘歲已能屬文有奇氣五倫後亦自有子曰行德
弱冠亦補博士弟子郡邑守令上節婦事御史御史
上尚書得旌表門閭賜束帛薪粢如甲令而節婦年
八十四尚強七箸諸子孫偕其婦起居侍左右節婦
含飴噉炙訢訢如也已忽泫然指二子曰微神之力
而曹已委水火安得有今日且吾苟生爲吾姑與而
曹耳今可以報而父矣夫不奉而父者五十五年而
猶弗克往甚矣吾之恋恋而曹也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十七

弇州生曰吾徒有周元孚武選者業已論著節婦行
矣元孚爲人慷慨有氣槩上書再論天下大計百挫
而不悔乃於婦德獨謂死殉之易不若生守之難彼
蓋有深感而能辨之於實際者也夫以節婦之所爲
守者襁褓一孺子耳其一猶未十而能毅然持之亦
百挫而不悔茲其所以合哉嗟乎節婦之節成而
天子旌之二子有上壽子孫繩繩既蕃且賢天人
之用媿矣彼朝梁而暮齊名與身俱失者視此寧不
顛此也

玉洲子傳

玉洲子者粟其姓旺其名希顏其字河間之任丘人也嘗自號玉洲諸公卿與游者咸稱玉洲子云玉洲子有弟七人而皆淵著饒識行其仲叔游太學而季遂舉鄉薦第四弟以武功起官錦衣百戶第五弟補博士弟子餘尚幼然皆習通經術而諸從孫凡十五人半亦補弟子員蓋俱用玉洲子教而受室授餐無論矣當世宗朝之癸丑玉洲子甫十八而以選入內廷事故太監梁益其爲嫡長而梁則故司禮太監黃公之嫡長也黃公得玉洲子而奇之每出入殿陛延見僚屬皆挾以從玉洲子旣朗俊而又善爲容唯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十八

諾之餘澹辭琅琅見者咸目屬之矣俄復以選入內書堂師事故翰林某公益以博洽稱累遷至至其監太監戊辰今上爲皇太子當受冊玉洲子將命用幣周府諸王廉靖不擾壬申賜蟒衣再賜玉帶今上初即位玉洲子復將命用幣於楚府諸王不擾如前玉洲子之再奉使皆司禮所選推也戊寅奉敕諭提督孝陵兼領神宮監事益自愆飭晨昏饗祀孔嚴啟閉唯謹顧負氣矻矻時守備某者恃其權勒玉洲子避道玉洲子弗肯避曰吾非而屬也用是積不相能遂疏許玉洲子應之辭甚衷然竟爲其所

中置獄甚急顧玉洲子實潔廉無它可擿指遂流寓金陵矣玉洲子乃仰天而笑曰吾豈非夫哉上之不能矯矯出其患力以自結於上有帷帳之籌策下之不能媵阿求媚宮掖以巧取富貴語不云乎君行命臣行志吾知行志而已優游杜門自適足跡不及闔外中庭立數奇石雜時花木客過之者三事以下多舊游與吳楚奇士相酣暢竟夕玉洲子能詩歌尤善行草興至輒揮洒醉墨淋漓客輒持去以爲快人或謂玉洲子 上念之行召補禁闕不則且北歸玉洲子搖首弗顧曰吾何北卽以南寄也北亦寄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

十九

以北歸也南亦歸也今年玉洲子五十五矣而謂不佞吾俛得七十不佞恠問之曰吾嗜酒而好月月之魄以至垂晦未有不呼酒與相終始者且吾如是者三十五年矣取夕之贏以補日不可更得十五年乎子謂我七十可也

弇州生曰以玉洲子之材其爲呂強張承業固易然有不爲彼者彼能進而不能退也夫生長富貴之中且耳目日與之接而一旦失之脫然無復係此其胸次不亦廓落瀟洒哉不佞長於玉洲子十年卧弇中且一紀矣而晚出就吏有茂先拘迫之歎卽旦夕歸

愧玉洲子多美故爲之傳而論著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大德府文安公傳

...

...

...

...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

子

...

...

...

...

...

...

...

...

...

...

...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太傅呂文安公傳

太傅呂文安公者諱本字汝立呂之先自四岳而至太公望爲周師尚父其氏或呂或姜而氏呂者至唐浙東節度使延之而始顯至宋丞相贈太師端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誨以宏業直氣重天下乃益顯誨之孫億從南渡居紹興之新昌又八傳而爲貴義始徙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餘姚當其子德玉時

高皇帝下紹興悉更定其版

籍而藉呂者訛爲李遂仍之不復德玉生原實原實生友直友直生瓊瓊無子以弟玠之子懋嗣生醉夢公改公之父也自改上遡懋至瓊皆以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又得推恩贈珍亦如之其配皆一品夫人而公之毋楊獨稱太夫人則及公之養也公生而端穎異凡兒稍長頰而白皙眉目秀朗醉夢公嘗携以謁故太傅謝文正公遷謝公一見奇之撫而歎曰異日名位差勝我厲其子學士不善誨之毋失此兒當是時有鄒絢諸變者皆名

士公與之下上其文遂灼然有聲學士攝公至京師
俾贊所業於故太保費文憲公宏費公復奇之如謝
公俾與其子游尋歸就試於浙不利補博士弟子而
醉夢公尚客學士所以疾卒喪歸公踊而哭幾絕者
數矣竟除服不能興已薦於鄉明年游北雍祭酒魏
恭簡公校慎許可獨稱公爲賢遂上公車擢同進士
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時故相李文康公時司其事凡
再試而始得公久之益重公以爲宰輔器世宗猝問
李公諸吉士誰可大用者李公獨以公對公遂授檢
討尋分校禮部士得十六人持節冊封汝寧潁川二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二

王以善爲禮稱還充經筵展書官校對列聖文集再
充廷試受卷官南京國子司業缺時翰林以南國子
爲外僚多不欲行乃問公於文康公謂公欲得之文
康公恠而問公公謝曰非敢欲之唯上命耳何擇
遂遷而南公所佐祭酒馬公汝驥鄒公守益黃公佐
程公文德四五公天下所稱賢者然緩急異用公劑
而衷之皆得其平至公之所自立條教皆鑿鑿中窾
其得士心逾於前四五公矣公守南司業可七載澹
然無幾微留滯色始遷右春坊右中允掌南翰林院
已遷左中允領左春坊事主順天試時上心不欲

權下移而公試題用禮樂征代自天子出而其文
又最精剴大得上意手以丹鉛標之中外籍籍傳
公且大用而明年復遷南國子祭酒甫至召領國子
祭酒公素以寬平得士心其任兩都國子士爭頌稱
之時分宜獨相久上謀置貳令廷臣羣推太宰聞公
淵南太宰張公治少宰徐公階南大司馬韓公邦奇
少宗伯歐陽公德併公而六公以資序居末上得
公名意若曰是故能尊君者耶持之十日而密採國
子諸生稱公若一口於是特簡公與張公並命而公
爲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疏辭不允當公之少時謝文
弇州山續稿卷之七十一

三

正公引自擬而文正公之大拜其廷推與李公東陽
同日亦以少詹事入而年亦相埒人始歸知人於文
正公時上居西苑齋宮獨分宜直侍機政咸趣之
公日入文淵閣默默無所爲則手錄國史之有關於
館閣者凡十餘帙居久之上始召公與張公偕入直
賜金帛酒饌甚備於是機政稍稍與矣尋續脩明倫
大典充總裁明年廷試當賜宴禮部分宜擬公坐三
品上特命次尚書蓋異數也萬壽節進吏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俄大虜闖入至都門內外戒嚴時
徐公爲大宗伯而公與之偕分宜召對於永壽宮

上顧公與徐公曰二卿久失相見禮徐公頓首謝因頗陳戰守之筴而分宜請視朝公皆推言之上稱善虜退公上章請收瘞三輔暴骨而賑其生者嚴飭營兵以圖善後悉下所司行之上頗急邊事問公言日風霾不已此兵象不可不預防而咸寧侯鸞方握兵柄挾上寵橫甚欲併都御史商大節兵大節疑其不軌不可上怒逮下獄欲坐以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律斬公謂大節事方在議非有所調遣也且無失誤不當坐之不納鸞又言虜入寇請發糶餉從軍又不給則民不固虜食也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一

四

聽卒自食之便公言業設督餉大臣所至有伏食而復載糶於軍過費且古之善將者卒拉取人一物即斬而故縱之食田禾非所敢聞也鸞又議開市與虜和公又持不可鸞以是啣公切骨數上密疏詆欺公上不為動而鸞竟敗公前後所草疏或自上或借其僚長咸伉直無所依徇而其於裕邸事尤切始自上以巳酉春立莊敬皇太子冠出閣亡何皇太子薨上疑之而二王生同歲次長在裕太宗伯請冊東宮上以問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元良以正國本甲令皇太子年十五則選婚東宮與諸王禮異今二

王皆已長選婚讀書其期也宜亟正名如禮臣請

旨謂不難已酉春事耶公又對已酉春事何足慮天
所授之必不以冊累也亡何太宗伯復上請婚期迫
矣以東宮未定不敢議出府乞暫於宮中舉之旨謂
諸王婚於其府例也何宮中爲公又言先年五王婚
於府故名位等又當各之國今冊立禮特未行耳於
婚府未便且禮不可不別上竟不肯別禮聽以明年
三月冠八月出閣講讀九月議選婚公又言婚必當
在大內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天子尊
而羽翼壯上骨肉唯二王耳而驟遠之顧上蚤然處
龔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五

空宮臣等不勝寒心上又不聽二王既就邸隔一垣
而居歲時不復召見宿衛卑薄人心洶洶謂上有
所適莫各欲自爲地者中允郭希顏久已廢奏書請
出景王之國以安裕王而宓辭謬有建帝立儲語

上怒甚促寘之大辟公從容爲上言希顏狂悖死
固當第所云出景王以安儲意似可采果爾則東宮
可無冊而物情自定覬覦亦息止大感悟卒如公言
時創虜議築外城而燕之士庶財賄南關獨當其大
半上欲盡城其四垂公請併力以城南關侯竣事
有餘力而更三之報可光祿歲費至三十萬金上

疑其有乾沒以問公等且陳光祿歲額二十四萬先
年費省可十三四萬餘以資匪頒好用之需而今倍
之而更不足者豈盡上所用也乃條上四弊曰傳
取錢糧之費曰關支酒食之費曰門禁之費曰磁器
之費上乃責寺臣陳狀而令給事御史歲籍以聞公
又與同官疏謂入直諸臣有常祿有大官饗錢而又
日三飯於費尤甚上爲停二飯時分宜久貴爲

上所親禮雛視其僚而予蕃挾之橫甚所願指諸司
無不披靡者巨璫勳臣緹騎大帥靡不托姻婭相結
納顧以徐公地逼百方批根之徐公惴惴不自保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六

起東海孤生無絲毫瓜葛其間不親不踈坦坦行意
自若分宜亦無以難也上多祠釐甘泉竹應制之
作咸以稱旨自喜公獨不爲意聽客裁上而已有所
奏對因心而發即不能盡合亦不至忤人以爲公違
每得天盛德所假蓋亦有之自爲東閣大學士以來
進兼禮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有所怒於故太宰見法而命公出署之俾差次六
卿以下堂上官有所登斥事竣稱旨進少保兼武英
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再加少傅階爲光祿大夫勳
爲柱國其蔭則一子入冑監兩子拜中書舍人王會

試考者一讀卷者四所得皆天下知名士其賜若麒麟飛魚蟒衣他金銀錢帛不可勝數賜倅奴如功臣而宅若遣永明殿釋奠先師皆儒臣所稀覩者公以爲恒公丰采如峙玉旣以盛年居大位出入朝行咸目屬之謂軒軒朝霞舉如會稽王撫接士大夫有情禮而性又至孝其居官太夫人未嘗一日不在養昆從子姓俱以公故爲京朝官聚室私邸公每下直休沐輒帥而進謁太夫人擇甘毳而薦之退則呼酒觴酌談笑融融如也太夫人以壽考終公已踰艾矣哀毀如喪醉夢公若不勝上欲尉留公而不得則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七

爲之遣行人護行給郵繻馳急傳以歸上書摧謝旣服除念受上恩遇深不敢自同於去國者遇大慶則賀大工則助而上亦時時念之謂舊人唯某在輔職闕輒意屬公而誤聞公病乃寢公家餘姚餘姚之故城小在姚江北而江南之人十倍之其人多逼注而居公念島寇方訖卒有警無唯類矣請之督臣胡宗憲謀城江南公聚材數十以倡而其民憚興且逼江之人之慮有侵室也譁而夜焚公材公歎曰我斥帑以衛彼民而彼乃讐我復令其子元與邑之士大夫疏請於朝下胡公所官爲給直城成其備亦數倍

於北城寇至亡所掠徒睥睨去其民乃大德公爲生
祠祀之公歸以牢醴上壽與祀祠者踵相半矣公端
居自惟姚故饒邑也以賦役兩困其賦額輕於三吳
而苦奸胥黠豪之飛詭與賦恒相失田去而賦留
不得不取償於里甲白於邑丈而清之伏田出矣又
力主均其賦則吏不得以下上其手而役之困則重
於十年兩徭雖名爲逸四而勞一然當其勞則加派
蠲出力疲而不可支吾又邑多貴官科第優免過當
於中產益束濕白於邑盡徭其民民歲出錢以予縣
官官爲召傭又請以身先之不得各一畝徭士大夫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八

信公亡敢違者賦與徭俱不困民益德公而御史推
行之全浙及它省皆稱便公家新城中疊石穿池頗
有亭館花竹之勝而諸子皆能事公悉其鮮毳以從
客至則留留必盡興公頽然其間竟夕不示倦色人
以爲裴晉公白香山之在洛不是過也公居相位仍
李姓而卽其所居水自號曰南渠天下熟其爲李南
渠先生者而至是始疏復姓呂而更其號曰期齋謂
吾雖耄敢忘以聖賢自期天下乃亦更稱曰呂期齋
先生當是時王文成公倡良知之學於海內而鄉人
乃有不能悉者公構書院與文成之高弟王君畿今

官保趙君錦相與講明其學邑人人嚮風矣乃曰公所自謂期也公年八十而撫按臣以故事請上命彩幣餼酒卽家稱賀且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六人公頓首曰上不忘老臣老臣乃以丘壑之腹累縣官帑因上書謝優詔報聞且錄文子中書舍人公出歲米具醪糲日召其從弟舍人某飲曰吾與汝共之又斥以召戚執故人曰不爾吾且愧疏太傅公素強少疾飲食不衰又四年而卒天子聞之爲咨嗟歎息賜祭自聞喪以至葬凡九壇行人王階治葬贈太傅謚文安仍予一子中書舍人其官與恩禮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九

於謝公無所不埒而公加二齡焉其在政與林下之年亦畧相等人益相詫謝公真神人也哉公所著有期齋先生集奏謝稿爲文典暢平直如其人所娶夏夫人有女德結髮至老而始前卒前後所置貳皆有子子六人曰祠部主事元中書舍人允石阡知府充膳部主事允太學生覺光祿署丞魁女三子適興都正留守管海一字舉人謝用模卽文正公孫也十五死於公車字者以死殉之一適陳鏞而天諸孫二十二人多爲博士弟子有文名而胤昌成進士時少於公以司理最拜吏部主事孫女十人曾孫男四女一

婚字皆搢紳大家

弇州生曰公之謚曰文安文者其官也安之誼則好和不爭云公在政府日余守尚書郎見嚴徐二公若水火嚴之酸日熾而爲校日益甚徐公日自危所以防之者百端即大僚徃來兩家亦惴惴而公坦然其間信心而行衝口而决人入自謂得公歡也所謂好和不爭者非耶然公於天下有所論執不曲意阿徇上亦有聽有不聽然卒無所疑至於出景以安裕不憚逆鱗之後雖嚴之親重十倍公不敢言而公言之卒以見信宗社又安公旣不自明人亦無能明之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

至蓋棺而事始著公胡長者乃爾大耋令終顯融昭明固隱功之報哉安之誼似不足以盡公矣

沈母孝節傳

余以嘉靖癸卯薦於應天而聞同年有沈頤貞者質文君子也沈君卒於公車竟不之識而至萬曆戊子蓋四十有五年夫而識君之子鳳翔每謁余而談及其父事輒汎瀾者久之旣而曰父已矣小人有母夙夜拮据代吾父終而撫不肖始蓋四十餘年如一日也爲鄉進士婦也者恭已爲鄉進士母也者慈而俱不獲沾一命之榮且今猶未辭菽水也則不肖之衷

蓋怒如調饑焉母廖姓金陵世家女也十七而父失元配聞母之賢而納之父雖已領鄉薦有聲實然食貧自守母竭心力而精事之王母喪偕吾父以戚易著已而舉不肖父再上公車試未畢以病捐館母聞之痛欲絕者數矣獨王父在強之食曰若不忍於夫欲從之地下而忍於若夫之止有父而下有孤乎母久之始一就食母時春秋二十有四矣晨而治饔羞以供舅恒至夕夕而撫不肖泣而乳哺之恒至晨不肖稍長能識字督就外傳曰而父之所未竟乎哉蓋不久王父卒母自是始操內外政矣然跡未嘗出中

夫子製錦之說吾竊憂之不肖再拜受教然自是斐
上公車輒不利歸而有慚色毋輒迎慰之窮達故有
時毋戚戚也是蘊是藪必有豐年憂在苦倦耳不肖
時自恨以寡故不能有加盍毋覺之輒曰而父亡而
尚幼我日一食或併日食今者不告闕老人所得逾
矣不然若進食未嘗有覆盂也蓋又一載所而鳳翔
來再拜請曰毋令六十矣旣不獲徼 天子之一
命則唯伯氏華袞在夫叙而張之壁非毋意也毋乃
賜之傳以示久大乎因出何大夫之紀誦之曰信又
徵之姚大夫朱大夫亦曰信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弇州生曰三大夫者皆篤論君子也其口與鳳翔若
一夫金陵故 高皇帝建都地也五方之俗錯焉得
無有沃土之恩乎哉沈毋矢志以報夫竭瘁以奉舅
秉義以誨子於婦德備矣傳之志風也又曰余嘗過
沈生家不益父時一椽養母以志不以物亦可稱孝
廉矣

張司直先生傳

張先生者諱宣字仲明其先世曰鳴珂里張後徙崑
州之江陵至 高皇帝時而有福安者從起兵因隸
籍太倉其子道旺能拓其業以令終壽九十有九道

旺子洪洪子贈文選郎中玉世世不廢為長者至玉而業益饒雅尚善吟咏有二丈夫子伯曰辰鄉貢進士蚤卒先生其仲也生而警敏有大人志稍長父使受伯氏經屬文輒工然試於有司輒不利至二十四而補博士弟子俄丁母燕宜人憂服除薦於鄉與伯氏借試公車伯氏讀其文吐舌曰吾不能爭驥子先也果屈而先生獨褒然前列屬天子有事於留都明年晏駕新天子即位而先生始射策甲第就吏部選人得江西高安令歸省覲里中將奉贈公之任而忽病卒服除起補宜春令先生因俗為政去

倉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其煩細而爬搔其弊屬大水不辨畎畹先生躬行災所移文兩臺請蠲歲租尤慮期會不待乃自具疏以請果得許自是宜春之水不見災以治理聞巡撫武陵公薦先生材堪任劇調吉安之泰和泰和地廣而俗囂賦訟十倍於宜春先生悉心力而應之精彩亦自倍其宅興學校清滯獄摘黠吏抑豪右毀淫祠懲左道治狀不可指數又以邑最所苦者徭役先生廣詢而得其平著為繫令上下宜之太宰羅文莊公論篤君子也為先生作平政叙勒之石兩臺薦剡騰上既入考績見推擇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時上

方下禮官議欲分祀南北郊社先生獨抗章謂郊社之禮不當分祖宗之制不可易且周正建子則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冬至之郊先於夏至之社今以建寅爲歲首則社先於郊矣夫先社而後郊是尊地而卑天也是故從舊便 上雖不用先生議然識者韙之時有禮部侍郎黃者以請尊崇 獻皇深得 上意縱橫九卿間頗蠶食士民先生時督視南城列其十罪奏之侍郎辨之強上雖爲兩解而意恒右先生明年以院劄巡視留都倉場又明年奉 敕按覈鳳陽諸處倉糧所至申明職守繩貪墨吏風裁大著時元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四

輔張者先生同年也亦以議尊崇 獻皇驟貴寵冠百僚御史大夫汪附離之舉朝傾此兩人者無所不披靡張雖以橫甚暫失 上指勒歸而陰示且復用晝夜南馳十七日而抵錢唐役夫顛踣相踵先生露章劾之謂其倖倖無人臣禮且訾及其生平而於汪不才之跡尤詳 上恚下吏部謫先生判高唐州先生意恬如也州守心儀之請於臺別構宇以居先生引諸弟子茂才相與講藝訂學時高唐爲南北孔道其民困於逢迎且弗支而監司顧檄益郵夫五百人咸洵洵巷閔先生言之守守屏弗敢應乃自言之監

司得毋益御史遠宜學使者鈇脩山東通志開局聘先生與二三才有司董之十月而成書以精洽名量移知安州自是始爲政安雖三輔地而當下流爲九河滙故獨多水患先生探其源自易水而下至容城逮新安以爲牙家港請於臺濬之仍厚其隄以禦漫溢身雜行版鍾間與役卒分功而治旣畢事父老爭叩頭言微使君吾曹其魚鱉矣問護田幾何曰東西可一千四百頃歲入粟餘三萬石皆使君賜也相與立碑紀其事先生之治安種種皆善狀時與祁州比壤而祁守爲孔天胤先生亦以善讞斷聞臺司大獄

弁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幾事必以屬兩守時人爲之語曰有所疑問安祁莫憂悚有張孔時先生浮沈外僚可四五載會張注已物故乃始入爲南京文選司卽中當治行人號泣追送醵金以贖先生力辭之其人曰劉寵不受一錢乎先生曰我何敢希前賢且以不受爲受且其人乃立祠生祀先生先生至選部部尚書爲湛文簡公它曹卽則鄒文莊公周簡肅公皆天下所稱以師道士行表表者先生皆與之不止其議論以故學益精而益以有聞湛公嘗有疏請復部規以肅羣同凡十餘款皆屬先生草蒲三載入考績吏部當是時冊立

皇太子上博選青宮僚屬輔臣夏公等有所登進往往多其私人見擿於臺省上乃改屬吏部而許文簡公爲尚書雅知先生遂舉故霍文敏毛太保呂文恪鄒文莊徐文貞等十二人皆一時選而先生與焉遂改右春坊右司直卽兼翰林院檢討仍以五品服俸供職夏公以非其意頗不懌而翰林中故事六品而下以科第叙坐次先生成進士十九年矣同列多後進執謂序坐者非科第歲也乃授宣翰林歲也岸然不肯坐先生下先生不自得上書執政極論之未定而給事御史入諸翰林言摺據他事論先生罷歸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六

自是中外有薦先生者皆不報凡岩居十九年而卒壽六十四嗟乎以先生其才用直道謫而積資簿至深且久卽不登青宮選而不爲卿寺佐當亦佐藩臬以至六卿大僚無難者彼所云青宮選名爲伸之而其究乃抑之也且所爭持者坐次一小節耳豈亦有黜於考功令而骯髒終其身天耶吾所不能知人耶當必有任其責者然先生絕不以介意方課督家衆力耕自給衣食稍奇美則闢舍後地累石而山依竹而屋甫成而有飛鶴來下馴擾不肯去遂名其園曰來鶴結亭山椒曰九臯其左有臺曰問月濬渠而西

曰九曲溪又西築室曰歲寒居暇日合文游之工詠能飲者時徜徉其間相與倡和甚適所著諸集中有稱來鶴園歲寒居七賞編者是也人或謂先生有園有詩何必減白香山先生逡巡辭謝曰吾園不能當履道里詩何敢望長慶集所不甚愧者方寸耳然先生入仕之歲與居臺日論諫侃侃其左降收用俱與白公同先生一斥不復召而白公數出數入優游入坐先生壽止易卦而白公加一紀先生之没在圍城中拮据兵戎之事而白公優游令終乃有逾於先生者然先生有佳子孫而白公闕焉先生故當勝之先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七

生有至性先後二尊人歿哀毀過禮出入必以像偕語及必泫然傷其不逮祿養也伯子逝哭而為之經紀其喪葬不以累其孤幼力為之撫教以至成立不以累其家雖其歷官久顧垂橐蕭然至於強自力為調郵於族黨戚執之間寬如也所著有曉川詩文集奏議若干卷山東通志安州太倉二志行於世先生有子五人孫九人而和州學正用中與其子元徵錫徵最能受先生書其請傳先生也亦學正與二子偕云

弇州生曰吾猶及從張先生游先生質而不俚泰而

不驕居然有前輩長者風今不可復得矣所歷州邑
俱有惠政著去後思論建侃侃爲時所稱述青宮之
選庶幾晚際矣所坐至微小奈何弃之而不爲復也
夫一弃而不復余故歸責於世之人雖然亦可以觀
先生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十八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陳司寇傳

陳司寇公者諱堯字敬甫世爲揚之通州人公幼而穎異就外塾日誦千餘言即他兒所受書耳之亦成誦甫髫工屬文通州守高君鵬者得其經生業異之已偕諸生試文益奇爲飯齋中高君間謂媪有寧馨兒可念也蒼頭出夔語是且入見夫人見必一叩首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一

公怒叱之曰唉吾豈汝曹抑項人耶高君問而得其故愈益異之撫曰生自愛必爲國器公自是補博士弟子數試高等廩上庠蓋弱冠而舉於鄉名聲驟起謂一第毋足溷者然數困公車久而顧其於文益工尋從故侍郎呂文莊公柝游反而求之身心之間純如也遂成進士隸事工部時議爲 獻皇帝立廟於大內世世勿遷部尚書以試公公乃 上議謂禮緣情者也而制於法夫所謂勿遷者 德祖也

太祖

成祖而三也

獻皇帝之世次則

孝宗也其廟宜以 孝宗祧則亦祧而藏諸夾室

俟大裕則並出之當尚書弗能用然心韙公議而以其歲授都水主事當治清江廠選部郎林君春內賢公欲引以自近而不得公旣之任有廉勤聲好讀書思以著述自見其所論白改鑿黃河之上游避灌口以達清江而阻於都御史不果後都御史檢故牘行之世世受河利滿三歲爲虞衡員外郎再以才轉營繕郎中時上方勇於宮室之事無虛歲而將作諸大僚且緣以博功賞公獨務爲節省建沙河行宮公與一主事監之主事欲徵商公爭之不可乃曰事畏相嬈請得分半而任之可乎公所任獨不徵商主事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二

亦不敢征也事視公迄工畢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已復建大高玄殿公入視工籍曰何多也汰其十之三已又視工直籍曰又何多也汰如之所汰率多中貴人之私人與虛直度無如公何則更目公陳古人陳古人云而公所省又以數十萬計工完當上功籍公獨避之他室尚書意甚恨之比奏上獨不遷僅得賜鎰金而已久之擢知台州府公至埽去一切供億所讞決以情衷三尺而行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伍伯持挺兩廡惴惴至日晏不得一飽然率以善滿去竟公任無訾厥者公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所

識指如正司寇宗沐吳中丞時來輩後先為隆萬間
名臣遇旱禱雨輒澍歲比稔士民爭頌之治狀為浙
第一而以不能事一鄉貴臣中飛語調知南安府公
之治南安無異治台其稱公於南安者亦無異台而
所最著郡當嶺南孔道香藥象牙之類故守之市之
若譏稅者公併不復市前後公所領郡多佳山水數
從其賢士大夫游以公不好飲相與稱公為醒翁作
醒翁。配公於歐陽永叔公亦因自號以寓意云踰
歲轉長蘆轉運鹽使時鹽課歲不登公白其御史曰
私鹽禁不厲則亡鬻官鹽者不為官鹽利便則驅而
入私鹽其要莫若嚴私而寬公所謂嚴者若而條寬
者若而條御史是之課驟增至萬餘而商不病公之
為長蘆復五載人意公不能無望公笑曰我何望為
即薄我而以中大夫佐人主急哉然太宰萬公鏗微
公之曹事飭公署整庀而器之遂遷廣西右叅政公
所治糧儲務在於搜伏田革濫費吏不得侵牟其間
民不病歲踰二載為貴州按察使時三殿灾所採木
倚貴州兵民不勝力公為更番之議以紓其勑布政
使用苛法採丹砂貢都御史議開永寧銀池公皆力
持之三載以入覲行道遷雲南右布政使未上移廣

西爲左公之再至廣西也其吏民鼓舞相慶時靖江宗人無慮千計率童而祿於官公曰天祿也非朝命不可他郡兵歲五百戍會城寔溢而倍者三公悉勒令如原數諸降胡徙粵者世廩已別子則以報効世半廩已又其別子則又以報効世半廩公第令廩及身而已公所裁省帑賦復以萬計而公之在貴也以持宣慰安萬銓事與巡按御史左在廣西復以持知縣康建勳獄與巡按御史左兩御史同鄉人銜公刺骨謀中公以陰事竟不能爲地而公用積勞拜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分宜相以非其意謂客曰彼何人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四

也而亦蜀帥公聞之曰吾有歸而已旣而分宜相以論罷公乃歎曰銜人者何爲哉夫人三銜我而吾三如故也於是益自信六番招討楊氏死二子爭立勢且用兵公曰毋庸也移檄授其長嫡符遂定野人妄相習爲白蓮教至聚千人有欲借以爲功者公第捕其首惡抵罪衆皆解散滇大酋鳳繼祖跳之建昌滇撫臣檄公擒之公曰建昌去滇一水而兵不渡將嫁禍蜀也急之則窮獸且挺緩之一夫力耳繼祖覘知公亡他意束身歸公撫蜀號爲不貪功名先大體類如此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

史總理河道嘗議修高郵湖堤當用石公曰石所從遠而湖力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而焚土實之費率省半又蠲淮徐之河負三萬金召爲刑部右侍郎未代而景恭王自楚返葬輜重千艘而漕艘復入之黃河徙道者百二十里公憂之甚選一大校探刁陽湖得故漕道舟自潰口入轉而達胡陵母所亡失公旣已得代即移疾歸再請不允轉左侍郎而公請益力許即家調理公少而失父恒依其母邵太淑人而自其轉徙嶺外度不可偕則留其婦朱淑人共養至是念太淑人益老矣以故堅不起而當事大臣如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五

徐公階李公春芳郭公朴輩挽留之甚切即剡薦無虛歲公夷然不屑也日侍太淑人爲嬰孺慕者七年而始背公公痛毀如少年服除當隆萬之際天下日望公之出而公以疾不起矣公孝友故天性嘗以餘俸置兩舍負郭數頃旣而念其仲冠叔完孺悉畀之冠有子大壯成進士得封員外郎完亦舉鄉貢成立矣居恒謂微伯氏吾安能家公又給其從弟元母錢數百緡俾歲收其子息以給公於一切亡所好顧獨好書雖老持一卷不廢鄉人間以私謁公居間如弗聞也者而度其枉或有急則立應之矣治河副使梁

巡鹽御史張者皆公門故謂公得無有所托乎公謝無有則爲梁言通夫役苦第寬之可活數十百人命爲張言通有鹽舍而領真州鹽不便任之可歲減民數百千緡二君唯唯故公歿而其鄉人非宗戚而爲之惻涕咨嗟也公之後先持憲以嫉惡聞然嘗奏記徐公階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厯厯耳即中人夥而中人者有志而未練則見欺有才而暴施則見忌此兩者器使之近賢苛責之近不肖姑置而觀其後可也徐公善之以故天下稱公廉能以指數而不廢爲長者公之歿有司聞於朝賜祭葬如故事諸生相率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六

狀公行誄 學使者祀學宮公有子大科亦成進士

爲河南郡司理文學政事有世風餘見碑誌中

贊曰當嘉靖中政府方急私而陳公不以私請竟能

完其用以顯迨其末而政府方急才陳公以才進而

竟能完其志以歸何也賢者固非人所可測也國家

用陳公所至常爲縣官節財用牧養小民興起士節

即古所稱賢 臣何間焉然至典郡不進秩滯鹽官

五載其不中考功法者幾希蓋余傳陳公事而懷然

若有警秉衡者其毋事名而責實於耳目哉

陳布政公傳

布政公姓陳氏諱鑿字子兼其先世爲吳人有按察
僉事祚者數上書言事忤人主下詔獄至老而不
衰天下以直歸之僉事公子長曰唐府教授寧寧次
子封工部公冕冕始娶於沈蚤歿再娶莫安人寔生
公公幼而岐嶷有成人度嘗遇巨蛇起坐側不爲動
一夕盜踰垣竊公衾母所懼亦不以語人讀書自若
家長者詰公失衾故公徐曰夜半落盜手矣工部公
聞而喜曰此兒國器也公爲諸生以明經工屬文稱
而復能爲古歌辭時人慕說之尋舉於鄉第二人明
年罷禮部試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兼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二

七

公以工部公老有移留省意而尙書雅成之令權荆
州木公固辭弗得乃自誓曰吾豈以貪泉而易吾味
也公所理凡一年所稅課比不登額而商旅懷之謳
謠載道其去荆幘被束書而已尙書廉知公狀亡能
以故事難也公還部一月而滿三月而封父母即乞
歸養中道聞工部公喪踰年莫安人卒公率真爲戚
備孺子之慕而易亦稱之服除補虞衡司選員外郎
再遷都水司郎中治通惠河河事治尋以按察僉事
奉 璽書督四川學政公雅好經術砥士行而不務
爲操切詭激於文取朗洞爾雅然亦惟陳言之務去

蜀俗爲變當公之試諸生也第持其文甲乙之畢即付郡邑庠不復問爲某子甲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閒遂絕而所識拔若張中丞肖甫輩皆時名臣既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贊謝者公戲答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識爲何君也後先已酉壬子得士皆公造而其於錄公文居多相國徐公聞而賢之轉湖廣左叅議分守湖南有劉守某以意而文大辟者囚人公白於御史出之爲寃民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民稱爲神明久之遷河南按察副使御史孫昭貴倨甚公見之行不能疾而又中裒係解昭

內銜公爲惡言以風公不應趣監兵入衛駐白羊堡有通判呂某餽公密食一罌公受之尋啓視則中金也呼呂詰之曰與乃公餽食胡金也通判跽謝曰死罪有之軍食羨也公不受即奈前使何某不止羨即奈後使何公厲色揮之出中外方推公且大用而御史昭之疏上矣吏部業重公而難御史爲量移以解遂拂衣歸公既歸餘奉賜不能資伏臘間日云肉食中堂廣袤僅丈許扁之曰已寬意豁如也公闔門謝世事其托寓在翰墨而踪跡在吳中山水最不喜發貴人函問而部使時時尉薦政府既慕公名始亦恠

其落落而終予之凡數年起家雲南仍故官公所理屯政以積墮廢乃爲榜欺隱之罪使得自首及私闢草萊任土地者厚予價而籍之自是有竒羨矣俄有詔雲南一郡上黃金萬兩供少府公第令上半而以半俾全省均之民不告病而金亦足時王師討叛酋鳳繼祖臺使三司俱在行獨公留署諸篆軍事旁午沛然無齟齬人始異公文吏有開濟才而會酋鳳平公察其部人非黨逆者以脅從法論釋之所全活不勝計遂遷四川右叅政尋爲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咸不離蜀而蜀諸生吏民素善公條教有迎公於數百里外者公三任不以資歷而所蒞輒有聲最後署藩篆鉤餘羨萬金悉以歸庫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耶不知不取羨吾例也蜀人日望公開府而公年僅六十三懇疏乞致仕歸人以比之范蜀公鎮云且謂其幹力才術足倚薦者益夥而公竟不肯應又七年而公以病捐館矣公恒自言性雖剛無伎藝即有所恨而遇事更爲之委曲以明無他生平澹泊鮮它好嗜此爲二長而不能無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則止三也不爲人諂佞而時有駭難四也余謂公四短時近之而實遠二長則未能遽盡

公公孝友天性其歸自河南而兄衷所受臺饋踰二
百金以授公悉讓弗受念從弟貧捐餘奉百五十金
使謀十一居無何費其金盡公復貸粟食之歿而爲
調棺殮毋憾也諸中外從母姑姊咸於公乎衣食公
非有羨橐也不忍以四子先其宗人不尤難乎哉公
爲人坦易不設城府而中實耿介遇事迫則益舒緩
而竟不廢往來余父子間最久余在西曹時嘗一過
公公留飲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答以無之復問甌
中酒幾何則耻久矣相與大笑過隣舍卽飲而其兩
解綬歸里里中豪椎牛饗公或謝病不赴間過所從
貧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一

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粗饋諧笑亡已色其於酒
戶僅上中奕不登品而命之觴則觴奕則奕不辭也
公又自言詩不入格而無俗韻文不成家而能達意
然以置之長慶慶曆間無愧色工小楷出入鍾歐自
行草擘窠以迨榜署書尤豐媚適逸有天然趣海內
旣習公名高有文章而又最嗜公書造請戶屢恒滿
公不忍逆拒之人人飽意去公亦欣然自謂貧而晚
節不落莫以此公之將易簣也顧謂其子爾聞曰迫
祭日即宜墓謁毋以我故廢禮又自考大歛制授之
曰毋使我情見先人因從容賦數詩而後絕公有四

子某某多能嗣其業者
王子曰吳俗剽捷而陳公獨以緩自後然亦不廢官
以公之內行嚴而外寬然長者是為名相左也實相
成也夫使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實不病華名不損質
斯所以為難能乎詩有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嗟乎
安能以百吳人贖一陳公也

曹子貞傳

曹君贇其所著玉芝樓集者而介沈嘉則書以請曰
不穀老矣請及子身以不朽唯嘉則亦云余獲一二
寓目焉而後歎曰不知其人者知其友而今乃幸知

弁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其文也則何所介嘉則為雖然非嘉則不可以詳乃
為曹子貞傳子貞者其字大同其名先世為武惠王
彬其第三子武穆王瑋凡七傳而至建炎避狄自汴
徙常熟轉徙於通州家焉世世受儒起家郡邑長吏
者數人遂為通甲族而君故寧海令博少子也出後
其季父賀令猷君生而穎異讀書日數千言諭非能
文辭嘗得古詩一編多斷簡以意屬之輒誦及其補
博士弟子業已厭薄時義為先秦三京建安家言而
其於時義雖不恆習有搆亦輒竒以故小試恆冠其
儕偶而困數竒至其試於鄉輒不利者凡八而始膺

貢入太學上舍君所謂構而奇者易四書各有敷義
數卷故禮部侍郎崔公桐爲序而梓行之其贈君詩
至有四俊之目當君貢而有居君次者老且貧君憫
之即自居次其自太學爲吏部選人且什褐矣居恒
念士非用科第不足以展即一命何溷我爲因罷不
就辟而會有傳臺疏高貢士格與科第等用者乃抵
京當是時鄉人李公春芳爲太宗伯貴用事君乃上
書李公凡數百言大略謂始而以辭求士辭不足究
士實既而以格用士格不足竟士才李公爲擊節歎
賞約以晨趣直舍語太宰而 上有急召弗果居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十二

日君意李公豈其忘之耶即破格不過假一資半級
夫士才安能終竟也趣投牒吏部稱不願得官李公
爲嚮指者踰時而吏部疏如君請授光祿寺某署丞
以歸亦異數也君故有遺產而性不別治生產以益
薄又好奇書急義施時時歎詫何以副我願而尚能
傾庾穀助族人之十喪不塋者諸賑藥構橋掩骼
數畧而爲之里中齷齪子目攝曰夫已氏也而家用
名粉矣君又能闢舍東偏爲齋室間有所購金石古
文諸書名畫之類以充之李公至拜上相尚不能云
愧公之題署有曰賢隱者曰抗志游雲者君亦無嫌

報謝自君之爲文章傳海內海內士大夫雖不爲盡
知君而要當者其在太學吾故人劉中丞景韶最
慎許可然贊君文壽其父後先州守游氏翟氏喻氏
三聘君以志事請君謝弗敢當州舉鄉飲以賓禮禮
君君又謝不往而數從其鄉人爲詩社倡酬則故尚
書馬公坤侍郎陳公堯咸折行而友之君於書無所
不窺即釋道堪與醫卜三倉二藏世不能得其目者
而精爲訓故所著有桃林筆燭百六十卷藏於家而
其詩則往往爲世採擇入明雅書法亦道婉可愛君
壯無子踰五十而有丈夫子三咸彬彬成立人以爲
金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長者報云

贊曰以子貞之才入試而入見屈者業非子貞罪也
及其季也俛得官而棄之若敝屣夫以子貞之棄其
官若敝屣然而入見屈而猶試者何也此其意識不
欲以微見庸今夫淺蓄者易昭也小就者易名也乃
子貞弗屑之矣元亮高蹈自適猶一試爲令玄晏病
廢長往屢乘朝辟其壯氣雄志不能自釋於咏史釋
勸而天下卒推之爲逸民之冠即子貞不獲庸而言
爲膾炙動見模楷語有之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及其
漸陸儀可用羽於戲休哉乃長淮以南有嗣元亮玄

晏而稱者必子貞也夫

程母傳

程母汪之事程汝義也則不及姑矣有舅在而汝義多賈游所爲子若取足焉諸羨隨甘毳不廢舅安之計以傍拓丙舍徵諸役而亡爲操者程母數日夜晷僅以三時息而躬井臼釜錡之任汝義旣游薄所息什一不以秋毫私其內程母能忍諾節嗜以佐之亦稍稍克舅旣死有繼室曰汪而汪握家秉以姍易御諸婦獨程母莊事之晨昏上食愈益爲共謹汪內愧曰彼乃能姑我而我不能姑何也自是盡室無嘻嘻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十四

矣汝義之爲義種種多程母力會客死嘉定有二子善定善夫猶在提抱間程母痛哭絕食亦且死或謂之曰若爲死者死則死之爲生者死則何以死也程母乃悟曰吾何以一身見地下乃稍稍食而所以教養二子益慎其治家能力嗇強於汝義時二子旣長更行賈他郡而會善夫復客死已善定之婦父死孺人悲思歲餘遂病咽鮮食善定爲廢賈而隱於湯藥者十六年會善定之繼婦陳刲股肉襍粥糜而進之良愈善定乃稍敢脫身賈行抵吳而程母病復發遂不起善定之痛其母不及見也以十六年之疾而遽

愈愈而後成行行而復告疾是以愈故不見也念無
可以伸其情者謂汝義之莖王子嘗爲誌而銘之紹
俞仲蔚之書以請傳

王子曰以程母之爲婦爲母而足稱賢然亦賢者之
常耳胡至汲汲焉而求傳之甚哉人子之不欲死其
親也不得其所以無死則求傳之夫傳成而程母不
益賢也則何如孟氏不云乎雖加一日愈於已若善
定者庶幾能用其思者矣

童子鳴傳

童子鳴者名珮世爲龍游人龍游地皆薄無積聚不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十五

能無賈游然亦善以書賈而子鳴之父曰彥清者最
稱爲儒雅不寢然諾子鳴少貧不能從師塾遂依其
父游得書輒問其父字乙之已稍遂能旁識已遂罷
嚅誦之屬已遂能臆解之已遂業五七言古詩有清
韻而其爲他文亦工尤善攷證諸書畫名蹟古碑彙
敦之屬其游多梁溪梁溪諸公子心慕之爭欲得子
鳴一顧以重子鳴不爲逆時時有所過從至欲拉子
鳴不能也而最後太保朱忠僖公與其兄恭靖王聞
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挾之至都子鳴爲一再過
焚香啜茗評隲古書畫而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旣重

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遯去不顧子鳴面峻削骨立驟見人語呐呐不出口尤篤於交誼有所期雖千里不爽其所營纖嗇周身之外贏不能百一而倉卒以緩急請亡弗應者至爲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唯恐語及也爲人孝友自天性其侍父舟車間雖寢澁必躬視養母尤謹兄珊嘗舉於邑爲諸生以長者聞子鳴游多浮期顧歸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共枕達旦至再夕不强之入不入也即貫鏹尺縷悉以推其兄而至于子鳴出而襍被不復問妻子亦以兄珊撫之逾於已矣子鳴旣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淳韓

邦憲嘗一識於逆旅器之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出守衢首行部過其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擁門閭觀尉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梓蕨菜羹脫粟太守與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咸莫測何謂子鳴久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司知爲太守重客禮之子鳴逡巡謝弗敢當太守急欲捐俸資爲子鳴壽難發言而子鳴恆自謂田父甘田中食不憂餒也臺使者以太守故請見子鳴不得大索其所著書子鳴謝亡有退而上其所輯唐故邑令楊爛邑人徐安貞集太守爲餞梓行之太守遂下教邑綱紀商

州杜門文舉首騷北海爲政康成標里龍丘逸民之
數前萇後珮千載兩賢萇猶托跡功曹一試綦組而
童君畢志雲蘿聲跡俱挫可謂曠然不淄瞻之在前
矣間者一造其廬談討松桂寥廓之士邈焉寡儔太
守不佞白駒用慨其樹楔左閭以風在野子鳴固辭
之邑不得乃謂其令曰夫不佞珮者而敢當我龍丘
先生也夫龍丘先生以一握耒啓不毛之山而使山
至今而借其姓以顯奈何惜勺漿之享以報之龍丘
先生者太守所謂萇也令涂君乃爲祠祀龍丘萇而
記其事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復陶而從客所

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七

有呼寒者即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忍口腹
得少羨輒付義施族指衆而俗三男一女子鳴捐羨
粟以給舉女者又以貧不能延稚子師則又歲割租
若干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共養蓋
貧士蹙額所不忍俄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
喪踰嶺憊而病夢太守邀並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
不可覺而自疑久之病寢劇卒年僅五十四一子尚
幼子鳴有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自讐校者生平冒雪
游九華山登南嶽祝融坐雲氣間泰山日觀峰候夜
半出日以爲竒遂有九華游記南嶽東岱詩及他文

集龍游縣志若干卷

贊曰吾聞之太史公季次原憲懷獨行之德義不苟合當世世亦笑之蓋蓬戶疏褐不厭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游俠之言信行果已諾必誠赴士阨困而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以為其兩不相得也今觀子鳴子子次憲之行而時有朱家田仲風豈不亦兼之哉其恂恂退讓慘怛孚尹業遁名矣而名逐之有以也韓太守者余同年子也蚤死不然其折節下士庶幾成其聲者哉

秦母葛太恭人傳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七十二

十八

葛太恭人者故永昌守秦文橋公婦而太學生炳禮科左給事中耀母也太恭人之父曰石崖公恒為廣西叅政有婦曰施夫人先後舉四女而最奇其少者是為太恭人曰兒當賢不易耦也蓋久之始得永昌公而是時秦施兩姓喬木相望為甲族既婚太恭人之事舅姑若習為婦者其躬勤碎細治澆滌變浣又若習為窮約家女者姑周最嚴難事顧獨安太恭人養即少疾苦太恭人未嘗不廢食寢抱而不湯藥也秦故族賢而舅封主事公好清淨不別治生永昌公不能無束脩誨即誨所入訾毋論斗粟尺帛太恭人

輒以供養即不給而簪珥隨之矣初舉一子殤遂從
史永昌公置貳許且孕則旦夕籲於天曰幸早免身
得雄以慰堂上無何許果舉男子即太學君炳也既
舉炳而子之如已出又四載而太恭人舉給事君耀
其子燿也母逾於子炳也永昌公少歌鹿鳴尋偃蹇
公車不自得欲遂爲吏部選人太恭人從容言曰以
子才而終老公車耶且今用格上士今選人欲行志
得乎永昌公感其言罷不復選而益銳於學讀書至
夜分其足冬則沃以水警困夏避蚊罍中太恭人手
女紅而相之不課滿不止也永昌公成進士而封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二

十九

寓所書官箴以清白相勵太恭人雖不知書時時從
永昌公耳之公出令武康歲俸稍給矣太恭人調衣
食一切程諸生官舍有餘桑輒課僮修蠶事身屹屹
筐篚間指示二女曰是永所從出也孰與夫珠玉之
不能暖而永昌公以令高第入爲南戶部郎當摧稅
維揚內畏其污不欲往太恭人曰不憶若翁訓耶官
豈能汚人人乃自汚耳永昌公矍然曰善遂往而諸
所理稅焯焯有廉聲又能捐餘俸治公使杯酒筭器
食以故人爭慕說之至爲碑紀去思而永昌公之始
守金華也以避親嫌當移郡乃得永昌永昌在萬里

外念封公故難其行封公謂永昌公非以讜移不行是懟地也且而婦任爲子永昌公行而以病卒官太恭人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封公在不敢死也掩戚而上食封公封公之不欲食者數矣感太恭人孝誠爲勉進七箸已而謂人曰吾忽忽此爲吾婦耶將吾子在耶封公竟甘太恭人養以寃終而太恭人所以教二子雖極愛不失嚴始就外傳即舉永昌公故事爲訓稍攻苦果脯慰賜相繼一涉媮惰卽色莊誚讓之矣臧獲大小近千指悚息而太恭人之是聽然不爲操切苛治第毋爽其勤惰而已永昌公性喜施太恭人佐之施而尤篤於族黨姻戚嘗僦屋以居貧者與廢箸者而衣食之歿又爲之治喪葬給事君之成進士也以選讀中秘書拜今官迎太恭人就養邸中嘗有所建白太恭人輒規之曰士貴識大體爲縣官利益若齟人以自快好犯以自標非所望也給事曰謹受教故其所上疏多見采納時議翕然推之而太恭人居恒邑邑念其鄉亦會給事有冊使命奉太恭人還里帔冠瑱珠于姓奉觴爲壽甚適矣乃更邁未疾以卒卒且塋而給事君來拜且哭曰微吾母孤何以有今日也上舍君亦拜而哭曰微吾母孤何以得稱

兄於給事也余感其意而傳之永昌公諱禾其生卒
女婦孫息詳志中

贊曰給事君之自狀云爾余數游無錫里里中長輩
德秦母無異辭夫舅姑藉而怡於老夫藉而良於官
子藉而名於諫即婦儀母道曷不取徵哉雖彤管所
稱何加焉

余補山人續稿

卷之七十一

十一

09956

